

目錄

卷一

雜文一

上惲鐵樵先生 附復書

清代名醫醫案精華序

答會毓英君駁 附原文

與王君宇高論肝病傳脾 附原文

日本人研究中醫藥之趨勢

論中西醫學之爭與杏林醫學月報社

爲中央衛生會議廢止舊醫案宣言

上海國醫學院課程說明

整理中醫學說芻議

臨床應用漢方醫學解說序

答馬希文君 附馬君原函

答段伯陽君 附段君原函

上海國醫學院教務雜記

傷寒論今釋序目

上海國醫學院辛未級畢業紀念刊序

卷二

雜文二

國醫藥學術整理大綱草案 附國醫館標準大綱

上中央國醫館書

國醫館學術整理會經歷記

臨證醫典序

示國醫評論社張白虹等 附范天馨復書周大鐸來書

答曾覺叟 附覺叟原書

卷三

改造中醫之商榷

敘言

改造中醫之動機

祝由與鍼灸

醫學的起源是單方

身體本能之一斑

內經學說之由來

兩漢之醫學

傷寒金匱之內容

病理學說與治療方法之不相應

中西學派之不同

中國的科學趨勢

唐宋以後的醫學

傷寒之外沒有溫熱 文見卷一清醫醫案序

具體的條目

中醫方藥對於證有特效對於病無特效

五苓散的證候

適用五苓散的病

中醫不能識病卻能治病

中醫學有吸收科學之必要

科學頭腦與中國學術的桎梏

脾臟的解釋 文見卷四臟腑論

肺主皮毛的解釋

細菌原蟲非絕對的病原

化學分析及動物試驗不能解決藥性

中醫學不必要求列入學校系統也不必向政府要求補助金

卷四

臟腑論

開場白

論脾

用藥標準

開篇

人參

桔梗

麻黃桂枝 肉桂附

我們的敵高徒

序目終

陸氏論醫集卷三

川沙 陸彭年淵雷 撰著

受業妻嘉定沈本琰 編纂

改造中醫之商榷 中國醫學月刊長篇

敘言

不佞生當勝清季年。新舊蛻代之際。幼讀四子羣經。十齡入新學校。即酷好科學。既又嫌學校課程迂緩。乃棄去。專力於國學。最後始潛心於醫。曩讀子部書。亦嘗瀏覽素問鍼經。見其言藏府功用。多與生理刺謬。而醫家宗素問以治病。功效往往出西醫之上。疑莫能明。問之老醫工。高者侈談五運六氣。下者乃謂醫重經驗。空言理論。無益。問之西醫。則無有不詆排中醫者。不佞雖非新人物。固知五運六氣之荒渺無稽。又醫事足以生死人。苟無真知灼見。而欲貿然治病。以求經驗。在吾爲不仁。在人亦斷不肯以性命供吾試驗。則經驗之說。亦不可從。偶於醫雜誌見惲鐵樵先生議

論卓然異於時賢。因心儀其人。其後先生函授醫學。遂循例報名入校。書疏乍通。卽蒙拔識。委以答問改卷之役。親炙日久。向之所疑。稍得理解。今先生所著書。已先後刊行。不佞以爲中醫不欲自存則已。苟欲自存。舍取用科學。別無途徑。嘗精研苦思。踵先生畢路藍縷之業。亦得一二新知。欲寫以問世。卒卒無暇。今中國醫學月刊。索稿甚急。乃走筆率成此篇。詞取淺顯。期於盡人共曉。引用古書。多不舉篇章。以未暇翻檢故也。駁正舊說。語多不遜。則取當仁不讓之義。非好詆諆前人。見聞隘陋。謬妄自知極多。世有宏達。董而正之。所忻禱焉。

改造中醫之動機

中醫受西醫排擠攻擊的影響。知道改良。也有些人已經實行改良了。買一支體溫計。量量病人的熱度。藥包裏帶些阿司匹靈。遇到可以發汗的病。掏些出來把給病人吃。就顯得自己是箇中西合璧的醫師。若說如此就算改良。恐怕沒有這麼樣的人。便宜容易。近來又起了箇「中醫列入學校系統」的問題。有幾位醫界領袖。把神農

黃帝一齊請出來。向當局請願。豈知這些聖人卻壓不倒當局的新人物。結果依舊給你箇不瞅不睬。於是有人提議。須把中醫學另行編成課本。將中西病名對照起來。這樣一改良。課本中有了西醫的病名。想必可以配當局的胃口了。不佞聽到這箇消息。快活得手舞足蹈起來。不佞研究醫學。一向想要溝通中西。但是要把中西病名一一對照。絲毫不改動兩方面學理上的原意。實在覺得辦不到。這也許是不佞從腦筋簡單。學力淺薄的緣故。現在這幾位醫界領袖。毫不費事的辦到了。不佞從此可以省卻許多研究工夫。只要拜讀拜讀新編的課本。就可以安享現成。這是多麼快活的事。後來知道幾位醫界領袖。開了幾次會。吃了幾席酒。課本到底沒有編出來。貴忙得很的人。原怪不得他們沒工夫辦。只可惜不佞的一團高興。也就消歸烏有了。沒奈何。只得繼續吾從前的研究。研究的結果。對於改良中醫。也有一種方法。不過很拙笨。很複雜。遠不如那些體溫計阿司匹靈中西對照。來得直捷簡易。如今要把這拙笨複雜的方法說出來。須先把中醫的分科約略說說。再論那一科應

當改良。那一科可以改良。

祝由與鍼灸

中醫的分科。從歷代醫政上看來。很不一致。姑不管。從治療方法上分起來。有祝由。鍼灸。湯液三種。祝由的起源最古。太古時代。神權極重。迷信極深。患了病。總以爲是神鬼降罰。便請巫覡祈禱。叫做祝由。祝由兩箇字的意義。想必是祝禱病由。說苑上說。「上古之爲醫者曰苗父。苗父之爲醫也。以菅爲席。以芻爲狗。北面而發十言耳。將扶而來輿而來者。皆平復如故。」這就是祝由的形式。那時並沒有醫生。治病的責任。都是巫覡擔任的。西洋古時。也是僧侶兼事醫業。東西遙遙相映。這也是人類進化上必須經過的階級。所以古書上說的「巫醫」這箇名目。細究起來。都是說醫生。並不是巫覡與醫生兩種人。這就是巫覡兼做醫生的證據。後來漸漸有了鍼灸湯液。祝由一科就受了天然淘汰。內經上說。「古之治病。惟其移精變氣。可祝由而已。今世治病。毒藥治其內。鍼石治其外。」可見得內經出世的時代。已通行鍼灸湯

液。不通行祝由了。一直到了現在。居然還有祝由治病的人。報紙上常見這種廣告。可是現代的祝由科。用的是符籙咒語。與苗父的方法又不同了。符籙呢。七橫八豎。不知道畫的什麼東西。不敢亂說。咒語也不過祝禱的意思。何以知道。因爲咒字與祝字。本來是一箇字一箇音。中州口音讀「咒」字好像「做」字一樣。把「做」音讀作入聲。便成祝字的音。祝字本來從示口人三箇字合起來。示字把來代表鬼神。口是說話的傢伙。示口人。意思就是「向鬼神說話的人」。這種造字法。就叫六書中的會意。所以祝字並不是示字傍帶箇兄字。乃是示字傍帶箇口字人字。後來有了咒語。那些學習咒語的人。都是不通字學的。他們不懂得用祝字就好當咒字。又誤認祝字是示傍帶箇兄字。就把祝字的示傍換了口傍。改頭換面。杜撰成一箇「呪」字。殊不知祝字裏已經有了一張口。如今又加上一張。變成兩張口了。念咒語又不是唱雙包案。那裏用得著兩張口呢。再到後來。寫的人又特別改良。把新加入的一張新口。與原有的一張舊口。雙雙站在同一戰線上。就變成現今通行的「咒」字了。所

以吾說咒語也不過是祝禱。這並不是本文中主要問題。不過寫到其間。寫得手滑了。就把小時研究過的字學寫出來。諸君休得笑吾是拆字出身的江湖。

鍼灸一科。從靈樞上看來。古時用的鍼有九種。形狀各各不同。有鍼頭特別大。像和尚敲木魚的槌子。又像荷花池裏未開放的菡萏。叫做員鍼。又有作三角形的。叫做鋒鍼。又有像小劍一般的。叫做鈹鍼。又有中間大。兩頭小。像橄欖核形狀的。叫做員利鍼。這幾種奇形怪狀的鍼。現在的鍼灸專家。罰咒也不用。不過用些饒鍼毫鍼罷了。這並不是進化。其實是退化啦。世界演進的公例。無論何事。總是由簡單而進於繁複。古時的鍼科用九種鍼。現在的鍼科只用二三種鍼。還不是退化麼。徐靈胎說「鍼灸已經失傳。」這話實在很有見地。不佞自己。真是俗語說的「豬頭肉三弗精。」也曾學過鍼灸。倘諸君不嫌煩瑣時。聽吾先把學鍼灸的經過報告一下。

那年上海某機關裏請了一位鍼灸名家做教師。特別減價。每人只消學費一百元。半年教完。不佞起初也不在意。後來遇幾位學鍼灸的朋友。都說這位先生異常之

高明說得不佞心下熱騰騰起來。節衣縮食的抽出一百塊錢。跑去插班。居然蒙先生一口允許。手足十二經井榮膈原經合幾個常用的穴道。承先生一一指點明白。那時半年功夫已經教到五個月了。先生預備到南京安徽一帶去教授。有許多祕本真訣。已經收拾在箱子裏。先生教我向同學們借鈔。詎奈同學們俱有些推三阻四。不肯拿出來。這也怪不得他們。白花一百塊錢買來的祕寶。怎好無代價給人鈔去呢。幸虧同學中有一人。從前跟我學過文學的。把那祕本拿出我看。說也奇怪。祕本上有一篇經穴歌。竟與馬元臺靈樞注中的完全相同。另外幾篇歌訣。也與鍼灸大成上的完全相同。這也不去管他。不過不佞有一種怪脾氣。無論什麼學術技藝。凡是歌訣。心上總有些不歡迎。因為學術技藝貴於理解。歌訣不過機械的記憶。同學們把那祕本歌訣。顛來倒去讀箇爛熟。不佞卻沒心情去讀他。另外把甲乙經上的疑義去請教先生。無如先生好像沒有見過甲乙經的樣子。回答我的話。有些牛頭不對馬嘴。也只得罷了。臨了。先生傳授吾一通咒語。傳授的時候。祕密到十萬

分。關起門來。焚香沐手。寫出這通咒語。有幾個緊要的字。還空著不寫。表示「真傳口訣不落文字」的意思。再三叮囑。念熟之後。須把寫的那張焚化掉。不佞是一一洗耳恭聽。但是到了今天。這通咒語已經記不清了。所記得的。就是咒語的詞句。比不佞這篇商榷。還要來得俚鄙。不佞既是得了真傳口訣。居然大著膽老著臉。替人家鍼起病來。居然把些輕淺的病鍼好了幾人。統計起來。居然有六十分以上的成績。可是鍼灸的立腳點。在於經脈。經脈究竟是人身上什麼東西。還不能確實證明。不佞只得藏拙起來。把那真傳口訣束之高閣了。

不論那一種學術。不論怎樣的深奧。總要能夠由淺入深。一步步可以瞭解。務使人人能懂。人人能學。這才合於科學的方法。這才可以研究。可以教人。若不是這樣。這一種學術。只好算是古董玩具。只好給富貴人家做裝飾品。不好算布帛菽粟日常用品了。換句話說。這種學術。就不是人世界上必需的東西。醫學也逃不了這箇公例。但是照上面所說。視由科完全是疑神疑鬼。不可瞭解的東西。鍼灸科的立腳點

既不確實。咒語口訣又帶些神祕色彩。不佞以爲無從研究。只好敬謝不敏。不佞平日所研究。而且爲認可以改良的。就只湯液一科。俗名「大方脈」的便是。所以說。大半天的話。都是題前的閒語。下面才是正文哩。

醫藥的起源是單方

記得章太炎先生說過。醫藥的太初第一步是單方。單方都是病人自己發明的。單方漸漸多起來。彙齊記錄。便成一部本草。太炎先生的話。委實極有道理。不過病人自己發明單方。似乎不大說得通。不佞特引幾樁事實出來。讀者諸君就恍然大悟了。

一人害病。渾身大熱。煩躁。口渴。常常出汗。這病若照仲景傷寒論。就叫做白虎證。只消吃石膏知母。病就好了。無如請的一位醫生。始終是清水豆卷淡豆豉敷衍著。這也是普通醫生的祖傳祕訣。叫做「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意思是說醫生用藥。先不要希望把病治好。只要藥吃下去病不加重。自然有覆診的生意經。若用了有力

量的藥。倘使用錯了。就妨礙醫生的名譽生意。殊不知服藥本是危險事情。藥用的對。可以治好病。用的不對。也可以送掉命。這原用不到什麼害怕。因有這箇關係。所以要用到醫生。醫生所以要識病識藥。若一味的只求無過。何不喝些白開水。更來得萬無一失。何必請你這桂花醫生呢。這箇醫生。既抱定了但求無過的宗旨。病只管重。他用的藥只管輕。病人想吃些冷東西。問問醫生。醫生只管說吃不得。病家呢。既然請了醫生。對於醫生的話。自然惟命是聽。病人實在熱得受不住了。觀看護人不在旁邊的時候。自己爬起來偷喝了一大碗冷水。明日病就好了。這樣說來。病人的想吃冷東西。就是自己醫病的一種本能。

又有一人害病。究竟是什麼病。他沒有仔細說明。不佞也無從懸揣。他睡著了。夢中吃到幾箇红柿子。覺得十分香甜可口。醒來還是口角流涎。剛好門外有叫賣柿子的聲音。他就買了幾個。大啖一頓。這病也不知不覺的好了。這樣說來。病人吃柿子一夢。也就自己醫病的一種本能。

身體本能之一斑

病人自己想吃的東西。爲什麼能夠醫好病。這個問題。須得研究一下。口之於味。能夠辨別美惡。鼻之於嗅。能夠辨別香臭。究竟怎樣的味道是美。怎樣的味道是惡。怎樣叫香。怎樣叫臭。那是沒有絕對標準的。同是這一種食物。張三吃了說他味道好。李四吃了說他味道不好。同是這一種氣味。大哥哥聞了覺得香。小妹妹聞了覺得臭。爽性說明白些。吾的鼻子所歡迎的。吾就說他香。吾的口舌所歡迎的。吾就說他美。鼻子何以歡迎他。就因爲肺裏頭需要這種氣。口舌何以歡迎他。就因爲腸胃裏頭需要這種食物。肺與腸胃的需要。因體質上關係。不能人人相同。所以美惡香臭的品評。也就不能人人相同。就是一箇人的肺胃。也因時間環境的變遷。有時需要。有時不需要。所以同一人對於同一物。竟有今天說他香美。明天說他臭惡的。只看饑餓的時候。吃了大餅油條。也覺得津津有味。肚子飽的時候。或是有食積的時候。見了山珍海味。也覺得不能下咽。這就是胃腸裏需要不需要的明證。不過這種決

擇食物的本能。有個限度。天然的食物。鼻舌腸胃能夠決擇。需要時覺得香美。不需要時不覺得香美。經不起廚子大司務一番煎熬燂炙的烹飪工作。添上些味精。觀音粉等的調味品。那鼻舌腸胃的本能。就靠不住了。就是不需要的時候。也能把鼻舌腸胃哄過一時。硬生生的吃喝下去。這就是物質文明戰勝了天然力。也就是古人說人定勝天。可是吃喝之後。萬一生出毛病來。那些廚子大司務。與製造調味品的工程師。卻早已置身事外。恕不負責了。所以講究脩養的人。甯可蔬食飲水。不吃甘脆肥濃。並不是不會享福。其實是利用身體上決擇食物的本能。保養著自己身體罷了。閒話休提。言歸正傳。鼻舌腸胃既有這種本能。到了患病時候。對於能夠治療病的食物。腸胃裏表示十分需要。鼻舌上自然感覺到十分香美。上面所說喝冷水吃柿子的兩個病人。並沒有什麼深奧的道理。也沒有什麼神鬼默佑他。推原起來。還要歸功於生成他們這副本能的好爹娘哩。

古時候沒有什麼醫生藥品。病人患病的時候。偶然想吃一樣不常吃的東西。吃了

之後。病隨即好了。於是推求病好的緣故。自然會想到所吃的那樣東西。再遇他人患了同樣的病。自然慫恿他也吃那樣東西。那個人覺得那樣東西果然香甜可口。自然也很高興的吃了。吃了病愈。自然也會傳佈出去。這樣試過了三五人或數十人之後。人人有效。那樣東西就成了專治那種疾病的特效藥。這並不是完全出於不佞的理想。現在西醫常用的瘧疾特效藥奎甯（即金雞納霜）就是一個老患瘧疾的印度人發明的。可知病人自己發明單方是的確無疑了。

讀者諸君或者要駁我了。「神農嘗百草。以療民疾。」古史相傳。都是這樣說法。如今你把發明藥性的功績。分到許多病人頭上。難道許多病人合起來。就是一個神農麼……古史上的話。靠不住的很多。若要細細說明。不佞這枝拖沓的筆。寫上幾千字也寫不了。讀者諸君又要說我有意敷衍。不佞自己也覺太嫌冗長。如今簡單說說吧……神農知道植物中的五穀最富營養素。教百姓耕田而食。把游牧時代漸漸進化爲農業時代。單論這樁功勞。已夠得上稱一輩子聖人了。不過要曉得。神

農雖精於植物學也。一般是吃飯出恭的人。並沒多生著一個腦袋。他平生發明過幾種藥品。也許是有的。定要說他「遍嘗百草。吃下去。能自見臟腑的變化。一日中遇七十二毒。」這些話就迷信過份了。本草經這部書。相傳出於神農。但是神農時代文字還沒有造出來。那裏會有書。況且本草經上有幾個地名。是東漢以後的新地名。可知至少也有東漢人文字在內。決不是神農的大手筆。○以上第一號戊辰九月出版

內經學說之由來

有效驗的單方愈積愈多。同時社會上的情形也漸漸複雜起來。凡百事體。個人自己做不了。遂有「分業」的傾向。在這時候。專門記熟了許多單方。替人家治病的。就是二百六十行中的醫生一行了。起初呢。醫生與病人的知識。都很簡單。見有這一種病。把這一種單方給病人吃。醫生的責任就算完畢。病人吃了那種藥。只要病好。對於醫生。也就不生出別的問題。至於這種單方爲什麼吃得好這種病。害病時種

種的痛苦。病人與健康人種種不同的現象。究竟是身體上起了什麼變化。這幾個問題。無論醫家病家都不去理會他。但是人類天生下一種「好奇心」與「求知性」。與一切高等動物不同。人類能夠好奇。能夠求知。所以會進步。動物沒有這種心性。所以不會進步。現在的學術技藝進步到這樣光輝燦爛。可以說都是好奇心求知性發展出來的。那時人民的知識漸開。好奇心求知性逐漸發展出來。醫生替人治病。耳之所聞。目之所見。都是疾病的症狀。一面給單方給人吃。一面自然也要推想疾病的原因變化。病家請了個醫生。不僅是吃藥。自然先要問問病情。若使醫生不能回答。病家自然要信任了。這個時候。有自動被動兩種勢力。驅迫做醫生的研究病理。醫生於是絞盡腦汁。推想五臟六腑的功用。又裝點上些五行生剋的話頭。經過了許多人許多年代。湊合起來。編成一部書。就是現在一班醫界老前輩奉爲金科玉律的內經。還怕當時的人不信他的話。少不得請出黃帝岐伯來。把自己的理想。一齊推到這些聖人身上去。諸君要知道冒牌影戲。原是戰國時諸子百家的

常技。無論那一種學說。總得請出一位古聖人來。裝裝場面。記得康南海有過一種著作。叫做諸子創教託古攷。就是揭穿戰國諸子冒牌影戲的把戲。內經這一部書。從文學的眼光看來。也是出於戰國秦漢之際。習俗移人。怪不得醫生們要依託黃帝岐伯了。好得中國人篤信好古的美德。非常之發達。一聽到古聖人說的話。不問是非真假。便一味地顛頭播腦。只有贊歎之功。並無辨別之力。你看自來醫家著書立說。或者治病時開個方案。縱使他所持的理由十分不妥帖。只要牽引上一兩句內經。就像保險公司出了保單一樣。保管沒有人敢駁詰他了。如今不佞甘冒不韙。把內經學說之由來。赤裸裸描寫出來。只怕醫界老前輩見了。還要加吾個非聖無法的罪名。把不佞罵得狗血噴頭哩。其實聖人自有聖人的功績。不佞前一篇所說的神農教民稼穡。便是一個實例。若把古代聖人一個個說得天生上智。不學而能。那就不但謬妄聖人。而且障礙社會的進化。中國數千年沒有進步。就因為篤信好古四個字。連冒牌聖人也不敢懷疑。把研究推理的本能阻塞住了的緣故。

內經的學說。既是從推想得來。不是從實驗得來。自然靠不住的地方很多。這其間也有很精妙的道理。不是不佞目空一切。這精妙的道理。只怕無人懂得。所以不佞的主張。內經這部書。只好做醫學上研究參考的資料。若是學醫從內經開手。那就用力多而成功少。還怕一輩子不得清楚。白白的把自己頭腦弄得顛顛預預了完事。可笑有個醫學學校。劈頭就是內經課。要教上一兩年。在教者的意思。無非想仰仗黃帝岐伯的威名。敷衍過幾年。就算完了教授的責任。詎柰現時代的青年。很不馴良。遇到懷疑的地方。便不管黃帝岐伯。七張八嘴。質問起來。教室裏鬧得煙舞氣漲。辦學的人沒法。死活拉不佞去擔任內經課。不佞就老實不客氣。把那些五行運氣。駁得個淋漓暢快。一方面根據科學上的實驗。證明了內經上幾樁精妙道理。那些學生聽得歡喜昏了。也不瞻前顧後。竟根據了不佞的話。去質問別的教員。內中有一位教員。與這學校有些特別關係。正是仰仗黃帝岐伯做護身符的。先就起了恐慌。他說「陸淵雷在此。不但吾個人無書可教。就是別的教員也無書可教了。」不

佞聽著這個風聲。趕快脚底明白。辭職走路。聽說這個醫學校裏新定的計畫。請教員必須請完全舊式人物。不容參入些微科學化。一方面開除了幾個喜歡問難的學生。從此可以千萬年「有書可教」了。這種生存競爭上必要的手續。原也怪不得他們。只可憐每年要斷送多少青年的聰明才智。況且四面楚歌的中醫。那裏經得起這班人的生存競爭。不佞很有些杞憂哩。

兩漢之醫學

有了內經上那種推想所得的學說。對於種種病變的解釋。不問他事實上合不合。總算有了個交代。不過內經上的治療法。十分之九是鍼灸。偶然也用些藥物。用得很少。偌大一部內經。從中尋他的藥方。就只腹中論的雞矢醴治鼓脹。烏鰂骨蘆茹丸及鮑魚汁治血枯。病能論的生鐵洛飲治陽厥。澤瀉木麋銜散治酒風。奇病論的蘭草治脾痺。靈樞壽夭剛柔篇的蜀椒乾薑桂心酒熨寒痺。經筋篇的馬膏桂酒桑鈞桑灰治口僻。邪客篇的半夏湯治目不眠。癰疽篇的豕膏治猛疽米疽。陵薺草根

治敗疵。還有辟疫的小金丹。出於遺篇中。遺篇是不是素問原書。很有疑問。此外沒有別的藥方了。不但藥方少。而且藥方治病的原理。內經簡直一字不提。回頭看他空談病理的地方。或是講鍼灸治病的原理。倒是說得活龍活現。若使沒有科學去印證他。只怕直到今日。還找不出破綻哩。做內經的人。既有這般粲花妙舌。爲什麼不想些話頭來。也把藥方解釋解釋呢。這也有個緣故。解釋藥方。須比不得解釋病理。要難得多。不但古時如此。現在也是如此。不但中國如此。西洋也是如此。西醫也有三數種特效藥。也說不出什麼精當的道理。這個問題。過一天再來討論。如今先要談到兩漢間的醫學了。

從內經之後。一直到東漢的末年。所有講究理論的醫書。只有一部難經。難經相傳是秦越人做的。做來解釋內經的。但是荒謬的地方很多。於醫學上簡直沒有什麼價值。除此之外。史記上載著倉公渚於意的許多醫案。也有講究病理的地方。當時漢文帝聞得倉公是個起死回生的大醫士。叫他把生平治病經驗說出來。倉公就

一條條奏對上去。後來太史公司馬子長被漢武帝割掉了雞巴。撇著一肚子悶氣。發狠做一部史記。就把倉公的奏對編入史記裏。二千年後的吾輩。能夠讀到倉公的大手筆。歸根究底。還要感謝漢武帝一割之威哩。倉公自言。「治病。人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所以那些醫案裏。都說是切了脈。知道是什麼病。又知道爲什麼原因起的。他的脈法真是出神入化。普天下醫家比過江的鯽魚還多。脈法高明的料也不少。或者有人能夠懂得倉公的脈法。若問不佞呢。憑良心說一句。叫做「山東人吃麥冬。一懂也不懂。」讀者諸君若能根據科學。把倉公的醫案解釋一番。不佞就情情願願叩頭如搗蒜。一輩子拜你爲老師。但若搬些模糊影響的老話頭來搪塞。那就對不起。吾這個頭還得保留一下子。不給你叩呢。

東漢的末年。可謂中醫學進步到了極盛時代。就中的頭兒腦兒頂兒尖兒。要算著兩位國手。一位是華佗。華元化。一位是張機。張仲景。華佗的事跡。後漢書三國志及劉昭補註都有記載。又有一部人手一編的三國演義。替他鋪張揚厲。所以華佗的

大名。差不多婦人小孩都知道。（婦孺皆知。本是句成語。從前的女子。不能與男子受同等的教育。所以婦女的知識。總比不上成年男子。只好與小孩子一樣。若是一樁事弄得婦孺皆知。就是極普通的常識了。但是現在的婦女卻不然。與男子一樣受教育。加上她那冰雪聰明的資質。沈靜縝密的思想。她的造就。儘有男子們望塵莫及的。吾想婦孺皆知這句成語。也要隨著潮流革新一下。叫做男孺皆知才好呢。不佞隨手寫下一句落伍的話。特地向普天下英雄道個歉。不過一方面還要請男子們原諒。不要說我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
剖破腹背。瀉洗腸胃。是華佗的拿手好戲。這就是西醫所謂外科手術。從後漢書三國志上看來。華佗的手術。比現在最高明的西醫還要高明得多。西醫一用手術。不管病好不好。先要手術費。動不動幾百元幾千元。他們那種回春妙手。貧苦階級。是萬萬享受不到的。華佗卻不甚需索手術費。有時替人醫好了病。人家送他金帛。他還推卻不受。這樣說來。華佗不但手術高明。道德也非常之高尙。可惜他的治療書。臨刑時已經燒掉了。一點沒有流

傳。現在只有一部中藏經。相傳是華佗的書。也保不住是後人依托吧。

張機與華佗同時。兩人在當時的名聲。也不相上下。吾人一翻歷代的書目。知道張機所著的書。有脈經一卷。五藏論一卷。傷寒雜病論十六卷。評病要方一卷。療婦人方二卷。口齒論一卷。華佗讀了傷寒雜病論。非常之佩服。說道。「此真活人書也。」現在所存的。只有傷寒論與金匱要略兩部。這兩部書。或者就是傷寒雜病論分了開來。原書是十六卷。現存的傷寒論是十卷。金匱要略是三卷。合計起來。比原書少了三卷。或者金匱曾經後人刪削。所以稱爲要略。這些目錄學上的考據。姑且不要管他。傷寒金匱既是內經以後第一部有價值的醫書。須得把他的大段內容研究一下。

傷寒金匱之內容

傷寒金匱是方書的鼻祖。怎樣叫方書。就是教人用方藥治病的書。既是教人用方藥治病。可知全書的重心。就是那些藥方了。傷寒論的藥方。共有一百十三首。金匱

的藥方。除卻後人附入的不算。也有一百八十四首。內中有三十九首。兩書中重複的。也除卻不算。兩書共有二百五十八首藥方。內經是議論多而藥方少。傷寒金匱的藥方雖這樣多。卻並不空談病理。只說怎樣的病證。怎樣的脈象。應當用那一首藥方去治療。所以傷寒金匱與內經。剛好成了個反比例。大概從東漢到唐朝。中國的醫學。漸漸脫去推想的理論。側重於方藥治療。自從張仲景開了這個例。一直到唐朝。總是采集許多有效的藥方。編成醫書。就現今所存在的說。葛洪的肘後方。孫思邈的千金方。王燾的外臺祕要。都是撰集效方。不尙理論。褚澄說得好。「由漢而上。有說無方。由漢而下。有方無說。」這就見得中國醫學。漢以後與漢以前大不同了。不佞要請問讀者諸君。醫學還是空說說病理就算了呢。還是想要法子醫好病。做醫書還是空說病理容易呢。還是撰集藥方容易。要是空說病理。無論編謊編掉了下頷。五臟六腑決不會開口駁你。倘若用藥治療。藥用的不對時。病立刻會變重。甚而至於可以送命。所以病理可以憑空結撰。藥方治療卻不可以憑空結撰。傷寒

金匱上的藥方。都是數千百年經驗下來的有效方。決不是張仲景創造出來的。至於這些藥方爲什麼能醫好病。不但張仲景無法說明。就是吾們有了許多科學的幫助。要去解說他。也是十分不容易。以不佞的一孔之見看來。內經可以說得是病理學。傷寒金匱可以說得是治療學。病理與治療。實際上不能夠打成一片。這是醫學上很大一樁闕憾。吾們所當努力去發明。務必找出一種具體解釋。以此自勉勉人的。就是這個問題。不佞費了一大堆筆墨。要商量個改良中醫的辦法。也就是這個問題。

病理學說與治療方法之不相應

病理與治療。中醫不能夠一線貫通。打成一片。西醫也何嘗能夠貫通呢。現在有少數的西醫。飛揚跋扈。不可一世。好像把中醫一口氣吞得下的樣子。他們的學說。是從日本學來的。日本的學說。又是從西洋學來的。論起輩份來。西洋好比是祖父。日本好比是父親。這些少數的西醫。不過是孫子罷了。人們人格。重財輕義的很多。貪

圖人家的遺產。謂他人父。做人家的義子義孫。原算不得稀罕。不過既得了他人的遺產。反而把親生父母的遺產。拚命破壞。那就不免喪心病狂了。如今這些少數西醫。拚命地要消滅中醫。他們自己本是中國人。所用的武器。又是中國文字。所要消滅的又是中國醫學。在日本人一方面呢。收著了這些孝順義子。總算是眼力不錯。可是這些義子。昊天罔極的孝順他義父義祖。不佞倒要預先替他擬定個諡法。叫做奴隸派的西醫。等他們「全受全歸」的時候。再造個紀念碑。表彰他們的潛德幽光。閱者諸君料也贊成這個辦法吧。

奴隸派西醫所自命不凡的。也只是空談病理。也與漢以前的中醫學一樣。不過他們的義祖義父。有種種科學的根據。有酒精燈試驗管顯微鏡種種器械的幫助。不是完全出於推想。似乎與內經學說不同。所以由他們說得嘴響。但是病理儘說得精透。若要問到治療。依舊是毫無辦法。尤其是他們所沈迷不返的細菌學說。一見了急性傳染病。什麼驗血液。驗痰唾。二便。培養。著色。顯微鏡下檢視。血

清反應哩。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總算難爲他把個病菌認識清楚了。要是在前驅期中。病菌沒有認識清楚的時候。病人倘若要求治療時。西醫一句話推得個乾淨。叫做「診斷未確。無從施行根治。」這時候的病人。只得忍著痛苦。呻吟床褥。靜候診斷。這也是病人自己不好。須怪不得西醫。那個叫你不懂得預防消毒。自己傳染了病菌。只得耐著性忍受些。這還罷了。等到診斷明確了。就該實行根治。大施回春妙手。象古人所說的「一劑知。二劑愈。」那才不負他平日飛揚跋扈。不可一世的態度。豈知西醫的回春妙手。還要看病人的造化起。若有造化的病人。只應當患梅毒。因爲西醫有六零六。可以把你根治。或者患白喉破傷風。因爲西醫有比令氏血清。也可以把你根治。若是沒造化的病人。患了別種傳染病。縱使千熬百耐。等醫生診斷明確了。若要希望治療。哼哼。對不起。西醫也只要一句話。輕輕推得個乾淨。叫做「尙未發明特效藥。只有對症處置。」於是熱起來就用冰蒲包電風扇。冷起來就用水汀熱水袋。肚子餓了就是牛乳雞蛋。諸君休得小覷了。這種對症處置。說他

沒有價值呢。須知西醫有數理化學生物學做根柢。有胎生組織解剖生理病理做基本知識。學問這樣高明。施行出來的對症療法。饒你再不中用。也是有價值的。要是這種對症療法出於中醫之手。那自然是絕對謬誤了。這好比打罵一樣。家中的黃臉婆子。把你打一下罵一句。你就要火星直冒。跳將起來。窩子裏的娼婦。若蒙她輕啓櫻脣。高抬玉手。把你打罵一下。你就從骨髓裏舒服出來。堆著滿面笑容。成打的花頭。沒命價報效上去。若問嫖客何以這樣瘟。因爲娼婦得了烏龜老鴿的傳授。平時把嫖客灌足了迷湯的緣故。有一班迷信科學的人物。害了病請教西醫。領略了對症處置的妙法。也儘有死而無悔的。若問他何以這樣瘟。也因爲西醫得了西洋日本義祖義父的傳授。把那細菌傳染消毒預防的話頭。將迷信科學的人物。灌足了迷湯的緣故。

因爲這個緣故。西醫遇到了傳染病。只要把病菌診斷明確。（其實。即使診斷得不明確。病菌也決不會開口分辨。蟲臂鼠肝。悉聽西醫胡謔罷了。）醫生的責任就算

交卸。只消對症處置。悉聽病毒自起自滅。若是病人好了呢。自然是醫生的功勞。若是死了。也怪不到醫生。一來是義祖義父沒有傳給特效藥。做義子孫的那裏可以取用親生父母的財產。幹那敗壞宗風的不孝勾當。二來是病人自己的「自然療能」。太不濟。醫生實在是愛莫能助。唉。只要有了細菌學說。醫一百個病人。那怕死了五十雙。醫生依舊是個國手。這是何等的便宜。

請問爲什麼要醫學。自然是要醫好病。爲什麼要診斷。自然是要決擇治療方法。如今既沒有醫好病的本領。要你這醫學何用。既沒有治療方法。要你這細菌診斷何用。有特效治療的傳染病。不過梅毒白喉破傷風這三數種。梅毒白喉破傷風的症狀。都是顯然容易鑑別的。用不到什麼細菌診斷。症狀容易誤認。必須細菌診斷的病。像傷寒與類傷寒發疹傷寒。敗血膿毒症與瘧疾結核病。霍亂與菌中毒。痢疾與腸炎症。就算檢查細菌。診斷得千真萬確。還不是一樣給你個對症處置。那麼。細菌診斷豈不是多事白饒麼。這個道理。很淺顯。人人想得到。無如奴隸派的西醫。早已

被著色培養顯微鏡這些玩意兒。攪得眼花繚亂了。極淺顯的道理反而想不到。眞所謂「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不佞說他們「沈迷不返。」可知不是冤枉哩。何況細菌爲病原的話。很有可疑的地方。不佞當另作一番討論。現在姑且按下不提。

平心而論。西醫也有西醫的長處。何嘗可以一概抹煞。就像丁福保。是留學日本的前輩。他的學問很淵博。奴隸派的西醫沒一個比得上他。他對於中醫學也有相當的瞭解。也常用中國藥方來治病。其次就像牛惠霖。是個美國派醫生。他的開刀手術。可稱一時無兩。但是遇到不是割得好的病。也常常勸病家找中醫醫治。還有刁性德是個德國派醫生。他的內科。很得社會上信用。他自己不懂得中醫學。從來不會批駁過中醫。還有阮其煜。是廣濟醫學的前輩畢業生。他也很研究中醫。他辦的廣濟醫刊。中西並載。而且虛心下問。拉不佞做中醫研究股的顧問。可知眞有學識的西醫。並不會輕視中醫學。西醫界中別有肺腸的。只那幾個奴隸派了。不佞對於

奴隸派的西醫。實在是氣憤不過。所以這一段文字。就不免寫得褊激了些。在不佞的主張醫學的本身。原不必分什麼中西醫界的人物。卻要淘汰一下。中醫界裏。死守五行運氣。濫充教授。貽誤青年的人物。和西醫界裏的奴隸派。一律在應當淘汰之列。至於湯頭歌訣的中醫。與看護出身的西醫。那就等於自鄙以下。不在這篇商榷範圍之內了。○以上第二號戊辰十一月出版。

中西學派之不同

中國的學術。從古以來。偏重於精神一方面。與西洋學術偏重物質的。剛好成箇對峙之局。從漢武帝時代。一直到清朝末年。可以代表中國學術的中心人物。便是孔子。孔子自己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若問學的是什麼東西。立的是什麼所在。不惑的。又是什麼道理。孔子卻不會說出來。吾們後生小子。當然不敢硬派他是精神上學術。不過從知天命三字看來。不是精神學術。難道是物質嗎。你想天命是何等空

空洞洞的東西。憑你用酒精燈試驗管顯微鏡三稜玻柱。要把天命拉到實驗室裏實驗。只怕三歲小孩也知道辦不到。孔子到了晚年。聚精會神研究一部易經。那時的書。還沒有紙張印刷。把文字寫在竹片上。用皮帶一片一片連綴起來。何等結實。孔子顛來倒去讀易經。竟把皮帶讀斷了好幾次。如今有好些大學學生。重價買了許多原版西書。皮面金字。光輝奪目。書桌上罷得齊整整地。自己卻忙於交際跳舞。照鏡子。理衣飾。寫情書。或者忙著踢球賽跑。直到畢業時。那些原版西書保存得手指痕都沒有。好在煌煌學士頭銜。已經現成到手。陳列過的西書。打些折扣。依舊好賣到書鋪裏去。這種學士。見孔子那麼樣苦用功。一世也弄不到文憑。自然要說他退化落伍。應當打倒了。孔子把易經大用功一番。做了繫辭彖象等十篇易傳。易經易傳完全是精神的學術。可見孔子學派是偏重於精神一方面。惟其偏重於精神一方面。稍微帶些物質的事情。如農業商業等。孔子認爲是平民的本分。不是學者的任務。所以門弟子中。子貢貨殖。樊遲要學農圃。都被孔子訓斥一頓。孔子又常叫門

弟子用功詩經。說道。「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興觀羣怨是精神上事。孔子認爲讀詩的主要目的。鳥獸草木是動物學植物學。是物質上事。孔子認爲讀詩的副目的。而且並不叫人切實研究鳥獸草木。不過多記得幾箇名目而已。可見物質方面的學術。孔子是絕對不注重的。

與孔子同時。而名望與孔子不相上下的。還有位墨子墨翟。自從漢武帝聽了公孫弘等的主張。把孔子定爲一尊。墨子學派就漸漸不振起來。這果然是皇帝的威權利害。其實墨子的學說。究竟遠不如孔子。當時識見如是今知不然淵雷自注所以一經漢武提倡。墨家

就一蹶不振了。諸君要曉得。政府勢力是一時的。學術實際是永久的。盧騷的民約論。歌白尼的太陽系說。在當時何嘗不受政府的壓迫。但是政局轉變之後。學術的實際發出光輝來。人人崇拜他是民權學天文學的先哲。漢家天下已經滅亡了二千年。若是墨學真能較比得上孔學。這二千年中一定會伸出頭來。決不讓孔子獨出風頭了。只因學術的實際上墨子遠不如孔子。所以孔學愈久愈光輝。墨學一經

打擊。就闇然無光哩。如今奴隸派的西醫。不從學術實際上研究。只管鑽天拍馬。在政府裏謀得幾箇小小地盤。就用政府勢力來壓迫中醫。中醫界裏朝也一個呈文。暮也一個電報。去和政府爭辨。你想現在的醫政。操在奴隸派西醫手裏。要從他們手裏爭中醫的地位。豈不是「與虎謀皮」麼。依不佞的主張。不如關起門來。切切實實研究中醫學的實際。等到是非大定之後。蚊蟲蒼蠅遇到秋風。奴隸派西醫自然身不由己的銷聲匿迹。那時再與有學識的西醫攜手起來。中醫於世界醫學上當然有相當的位置。還怕怎的。這是最正當的根本辦法。若是鈔些五行運氣的老話頭。販些似是而非的西學說。出報紙。吹牛皮。打算箇人目前之利。這樣幹下去。即使政府真肯提倡中醫。也決不提倡你這滑頭江湖。

漢武帝以前。一般學者說起先哲。總歸是孔墨並稱。在戰國時候。墨派的勢力比孔派還要大。所以孔派鉅子孟軻要「辭而闕之」。墨子的真實本領。卻是製造機器。同時有箇公輸般。也是製造機器的能手。墨子是宋國人。有一次宋國京城被敵人

團團圍住。公輸般又造了許多新式的攻城器械。不分晝夜攻打。看看宋國要支持不住了。墨子聽到這箇消息。從千百里外徒步奔到宋國。溜進城去。趕造防禦器械。公輸般造出一種攻城器械。墨子也跟著造出一種防禦器械。公輸般無可奈何。想把墨子暗殺了再攻城。諸君。墨子有這種製造本領。若是生在西洋。當然是一位大發明家。和瓦特愛迭生等一般受人崇拜。可惜生在重精神不重物質的中國。連墨子自己也不願擔受製造家的名聲。但看他所著的書。倒有一大半講的精神方面。這是中國人尊重精神。輕視物質的證據。

宋朝以後。孔子派的學者。吸收了佛家的菁華。成立一派理學。理學的程朱一派。很注重「格物致知」的下手工夫。但是「格物」的「物」還是偏重在事理方面。不重物質方面。有時也研究物質。不過研究物質之目的。還是要通達事理。王伯厚的困學紀聞。就是榜樣。這樣說來。中國人對於物質方面的學術。簡直不會有人專心研究過。

西洋的學術。剛好和中國立於相對地位。小小一種現象。便值得廢寢忘餐去研究他。奈端看見蘋果墮地。便發明了地心吸力。瓦特看見沸水吹起壺蓋。便發明了汽機。物質的科學過於偏重了。結果。釀成歐洲大戰。幾千萬生命。斷送於科學的器械上面。但是西洋人直到今日。還是把「人」當做機器一般看待。西醫的治療法。所以不如中醫。就爲這箇緣故。暫且按下。後文再說。中西交通以來。中國因爲物質上不如西洋。在這強權時代。工商業海陸軍都要吃虧。吾們販些科學來振興實業。擴充軍備。這是誰也不能反對的事情。至於精神上的學術。中國已是很發達。很細密。用不著退轉來請教西洋。可笑一班迷信西洋的學者。明明研究中國的精神學術。偏要套上些西式名詞。哲學哩。邏輯哩。瞎纏三官經。弄得不清不楚。道德禮教。是中國精神學術的特長。偏要一樁樁打倒革新。甚而至於一切不道德犯法的事情。實在沒有理由革新時。只要換上些不中不西的名目。就會變成新道德。說起來還可以改良社會。諸君不信時。但看弔膀子變成自由戀愛。淫畫變成曲線美。淫書變成性

學。一切壞事情皆可變成新道德。怪不得綁票匪的恐嚇信。要自稱「籌借軍餉」了。
中國的科學趨勢

照上面的話。中國是長於精神學術。缺少物質的科學。這是確然無疑的事實。有心要破壞中醫的人。聽了這話。來得正好。又要說了。「中醫沒有科學。當然要取消。快些把經效良方交給吾們新醫。你們舊醫趕緊改行。別謀活計。治病的職業。只好讓新醫擔任。休想分吾杯羹。」這話且慢說。中國並非絕對沒有物質的科學。不過中國的科學。是先有需要。後有科學的供給。西洋現在的科學。是先有科學。再把科學來引起人們的需要。諸君讀不佞的文字。到如今已是第三箇月了。好比聽「光裕社」的彈詞說書。只管插科打諢。賣關子。拖延時日。不肯把正文直捷了當說下去。諸君索性耐心些。聽不佞把中國的科學趨勢說一說。

人生最需要的東西。誰都知道是衣食住三項。孫中山新添了一項行。現在變成四項了。要供給這四項需要。多少總要仰仗些物質的科學。若說中國絕對沒有物質

科學。請問西洋科學未到中國之前。中國人是否不穿衣。不吃飯。不住宿。不行動呢。閉關時代的中國人。於衣食住行四項完全無關。就知道中國的科學。已經很艱供給需要了。神農氏教民稼穡。解決了食的問題。黃帝嫫祖。作衣裳宮室。解決了衣住問題。共鼓貨狄。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解決了行的問題。到後來孟子主張的「百畝之田。五畝之宅。五十衣帛。七十食肉。」也是注意衣食住三項。這稼穡衣裳宮室舟楫。豈非因需要而生出來的科學嗎。不過這些科學。僅僅供給需要而止。若是奇技淫巧。窮奢極欲。中國禮教是向來禁止的。至於行的問題。就比不得衣食住的重要。因爲平民百姓。本來用不到奔走旅行。所以孟子說「死徙無出鄉。」老子說「至治之世。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孫中山努力革命。奔走了四十年。大受輪船火車的利益。所以把「行」看得像衣食住一般重要哩。

西洋人與中國不同。把自然界的物質儘量研究。科學一樁樁發明出來。便一件件

應用到衣食住行四項上去。這並不是因需要而供給。實在是把供給引起人們的需要來。發明了電學。便多出電報電燈電話電車許多東西來。發明了聲學光學。便多出拍照影戲留聲機許多東西來。其實這許多東西。於衣食住的需要上。絲毫沒有利益。上海開行電車。不過二十年內的事。請問二十年前的老上海。坐不到電車。曾否覺得不便。有了電車。乘客們出錢作成他買賣。顛倒要受賣票人的氣。坐慣了電車。偶然工人罷工。電車停止行駛。反覺得十分不便。引得電車公司發起標來。倒說公司裏並不想圖利。只打算利便交通。殊不知資本家每年要增加多少收入。鐵輪下每年要平添多少冤鬼。不佞生長鄉間。在煤油燈下讀書寫字。並不覺光線不足。長大了跑向大都會裏謀食。總是在電燈底下工作。偶然到沒有電燈的地方過一夜。反覺得十分不舒服。這樣看來。西洋的物質文明。竟像鴉片煙一樣。不去吸他最好。吸上了癮。反而終身受累。禮記上禁止奇技淫巧。不能不佩服先哲的先見之明。中國科學的不發達。一半由於但求供給需要。不肯專心窮究。一半由於封建時

代的家傳世守。不肯公開討論。周禮上有許多官職。必須有特種技能。纔能擔任。有能通鳥獸言語的。有能從月光裏取水的。這些特種技能。多是家傳世守。不教外人。周室東遷以後。國家貧窮了。養不起許多官職。這種絕技。也就失傳。別的倒也罷了。就像很切實用的數學。流傳下一部書。叫做九章算術。內容有「方田」「粟米」等九門。所用的方法。除基本四則外。有比例分數開方幾何等。但是九章算術並不從方法上分門。卻從應用上分門。所以有方田粟米等名目。這也是先有需要。後有供給的證據。論數學的程度。九章並不高深。只因一向家傳世守。不是公開的普及教育。以致一般學者能通曉九章的很少。九章就是「六藝」裏的「九數」。孔門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只得七十二人。東漢末年。馬融的文采風流。傾動一時。他在門弟子中。找箇通曉九章的人。找來找去。只有一箇鄭康成。史記上說。「周末。天子失官。疇人子弟分散。或在中國。或在四夷。」就是說家傳世守的數學。也從周末失傳了。這種因需要而產生的科學。在創造的人。當然有很清楚的學理。但是一入了家傳

世守的途徑。就只呆記方法。熟練應用。談不到學理了。清朝欽天監裏的官員。老守著一部歷象考成。推算日月五星。靠此餬口。民國初年。來了一班留學外國的天算科博士。把欽天監改組中央觀象臺。用英美的航海通書 *Nautical Almanac*。推步出一種歷書。自然是又省力。又準確。那些被擠去的欽天監官員。失卻了世傳的地盤。氣不過。也另出一種歷書。說「觀象臺歷書用西法。西法只有二分二至。沒有其他節氣。歷象考成是中國歷聖相傳之法。決無錯誤。」這些話。在不懂天算的人看了。或者覺得不錯。豈知歷象考成。本從徐光啓所譯的新法算書編成。已經是西法了。考成後編是另有箇西洋人。把橢圓法傳到中國來。另外編成的。後編的方法。與西洋通行的方法大致相同。不過日星行度。常有各種小差。西洋是隨時改正。欽天監只知老守歷象考成。三百年不改。便積下許多小差。而且推步日食的法子。西法早已通行倍賽兒氏 *Bessel* 的基本平面 *Fundamental Plane* 法。比考成後編的老法子。要簡便而準確。這種學術上的變遷。欽天監官員那裏知道。說出話來。就不

免貽笑大方了。（不佞曾在水產學校教過航海天算。編的講義裏發過一種議論。說古西歷是陰歷。今西歷是陽歷。中國歷法是陰陽合歷。現在人趕著中國歷法也叫陰歷。其實是錯了。那時校裏的教務長本是天算家。後來這教務長進了中央觀象臺。觀象臺歷書裏。把不佞的議論當作一種說明。）

凡是應用的技術。往往應用上很熟練。學理上一些也不懂。欽天監官員就是這種人。雜貨鋪裏的夥計。珠算心算非常之熟練。其實不過記熟些口訣。什麼三三三十一的大九歸。一作六二五的斤求兩法。應用得爛熟。問他們所以然。卻是一些也不懂。倒過來。研究學理的人。能造出法子來。給人家應用。臨到自己應用時。反而不及不懂學理的人。不佞研究算學的時候。有一年大除夕。在家裏演解析幾何。拿了鉛筆方格紙。埋頭沒案地 Plotting。父親拿出一篇帳。叫我結算結算。吾拿著算盤。反覆打上三遍。得了三箇不同的結果。弄得自己好笑起來。吃父親一頓訓斥。「連這點子加減法都弄不清楚。還用功算學。有什麼用。」但是吾小子的算學學理。自信

不算桂花。李壬叔是西法天算學大家。有一次不佞看他的則古昔齋算學。有人問「欲造整數句股弦。有何方法。能造若干組。李先生答道。可造無量數組。」不佞看到這裏。把書本合起來不看了。自己想有何方法。可造整數句股弦。從喫飯時候想到睡覺。還沒想出。拍拍頭顱。自罵笨極。睡到朦朦朧朧時候。驚醒過來。忽然想得方法了。披衣起床。再拿書看李先生的方法。豈知不佞的方法。居然比李先生的方法來得簡便。這冊月刊是講醫學。不是講算學。吾這方法也不必說出來。不過從這些事情看來。懂得學理的人。未必能熟練應用。熟練應用的人。未必能懂得學理。而且中國學術。但求供給最小限度的需要。在創造的人。不肯多造方法出來。在應用的人。未必能懂得學理。而且中國學術。又只一味老守成法。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中醫學就是這麼件東西。所以用藥治病。倒是不難。若要問問原理。那就不知所云了。

唐宋以後的醫學

張仲景的傷寒金匱。本來很直捷爽快。見怎樣的證候。（俗名症狀）就用怎樣的藥方。這真正是對證治療。不過仲景的對證治療。與西醫的對症處置不同。西醫的對症處置。熱了就用冰囊。冷了就生火爐。這種辦法。腦筋簡單的人看了。覺得很不錯。其實人身體是活的。與死物不同。要是死物。一杯熱湯放在冰箱裏。立刻會冷。一塊冷鐵放在火鑪裏。立刻會燙。人體須比不得熱湯冷鐵。對於外界刺激。會起很劇烈的反應。譬如把棒椎向腦殼上擊去。照規矩被擊的地方。要癩下去。豈知腦殼被擊後。非但不癩。反長出個老大暴栗來。這是什麼緣故。因為要抵抗打擊。有多量血液奔集到那裏。打擊的棒椎。早已離開腦殼了。奔集的血液還是源源而來。所以非但不癩。反而高起來了。又如冬天把兩手插向雪堆裏去。照規矩手要冷極了。豈知拔出來看時。非但不冷。反熱騰騰滾燙起來。這是什麼緣故。因為要抵抗寒冷。有多量熱血流行於手上。手早已離開雪堆了。流來的熱血還是很多。所以非但不冷。反而熱將起來。從這些很淺顯的事實上看來。當然不能用處置死物的方法。來處置人

體熱度很高的病人。一用冰囊冰枕。往往愈冰愈熱。西醫呢。愈熱愈要加冰。到臨了。病人的生溫機能來不得了。只有一死。這是耳目中常常聞見的事情。所以這種對症處置。看似不錯。其實是大錯而特錯啦。華佗別傳上說。有箇婦人病了一年多。大冷天。華佗叫他坐在石槽裏。叫人用冷水向病人身上澆去。要澆足一百桶水。剛剛澆到七八桶。病人抖得半死。動手的人不敢再澆。華佗坐定要澆足百桶。豈知澆到八十桶左右。病人身上騰騰放出熱氣。有兩三尺高。澆滿百桶。睡到暖被窩裏。出了身汗。從此全愈。諸君。華佗是箇一千七百年前不懂科學的舊醫。他要病人熱。卻用冷水澆。結果果真熱了。現在那些精通科學的新醫。要病人冷。直直落落就用冰。結果卻是愈冰愈熱。不佞是沒有到過日本。沒有醫學士的文憑。不配批評科學。這其間的是非曲直。還請讀者諸君自己估量吧。

西醫的對症處置。看似很有理由。所得的結果。恰與期望相反。仲景傷寒金匱上的藥方。只要對準了證候用去。病馬上會好。若問這些藥方是根據什麼理由。傷寒金

賈卻未曾說出來。照上面所說。熟練應用的人。未必能懂得學理。那麼。仲景雖能應用這些藥方。也許不能說出理由吧。從仲景以後。中國醫學的趨勢。就是熟練方藥的應用。直到宋朝初年。還是這種趨勢。若要證明這話。一點不難。只消把現成的幾部醫書考查一下。就知道了。晉朝有葛洪的肘後方。唐朝有孫思邈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王燾的外臺祕要。宋朝有沈括的蘇沈良方。董汲的旅舍備要方。陳師文等的太平惠民和劑局方。皆殷的經效產寶。這些方書。但講對證用藥。並沒有好多理論。前人所謂「專門禁方。用之則神驗。至求其理。則和扁有所不能解。」自然。那時沒有解剖生理化學許多科學的幫助。要說明藥方的理由。除卻附會杜撰。那裏說得出真理呢。如今不佞爲便利起見。把這一派醫書。起箇總括的名目。叫做「仲景派醫書。」

宋朝以後。出了劉張李朱四大名醫。叫做金元四大家。劉完素（守真河間）主張「降心火。益腎水。」張從正（子和戴人）主張「汗吐下。」李杲（明之東垣）主張

「養脾胃。」朱震亨（彥脩丹溪）主張「滋陰降火。」從此以後，盛行朱丹溪一派醫學。一味甘寒滋補。把仲景派醫書束之高閣。面子上尊仲景爲聖人。骨子裏存了箇「敬而遠之」的意思。他們的論調是「只有聖人能用聖人的方法。吾們凡人。若是冒冒失失地也用聖人方法。好象小孩子弄刀槍。殺不退敵人。倒要戳傷自己。」這種論調。簡直是不長進的下流東西。自己先坐定是凡人。那就是限制自己。只許做箇庸醫了啊。

漢以前的醫書。本草經但說什麼藥主治什麼病證。比較的覺得直捷了當些。但是說的功效。往往不甚準確。又有許多藥。可以「久服輕身不老。」那是道家方士的學說。不是醫家的學說。所以本草可取的地方也不多。內經除卻幾句零金碎玉。有極精妙的地方。往往說到天道地道。其大無外。就算世界上真有什麼天道地道。但是醫學不過人道中的一小部份。若是張開懸河之口。高談天道。那就是莊子所說的「大而無當。」只好置之「無何有之鄉。」難經雖解釋內經。與內經矛盾的地

方也很多。這三部書。本來各說各的話。不相連屬。名爲醫書。其實於應用醫藥上並沒有多大供獻。只有仲景派醫書。切切實實用藥治病。把那些本草藥性。內經空談。一概置之不問。（仲景派醫書亦有引經立論者。然與藥方不生關係。且其意重藥方。不重空論。）這才是真正應用醫學。無如金元以後的醫家。凡是仲景不能說明的理由。偏要千方百計去說明。若能說出實際理由來呢。當然是醫學上的大進步。值得受後人崇拜。無如他們所說的理由。無非把內經上五行運氣的話頭。七拚八湊亂講。愈說得荒遠無稽。愈見得學問高深。疾病的實際只有一箇。像肚皮的理由。十箇人可以十樣。於是分立門戶。著書立說。各人把自己的肚皮經當作實際。醫書越多。學醫的人越是摸不著頭路。不佞曾教過一班「高級講習科」的傷寒論。這班學員。都是看過不少醫書的人物。教了兩箇多月。有一學員說。「從前看一部傷寒注解。似乎有些理會得。及至看了第二部注解。議論與第一部大不同。不知道那一種議論是。再看第三部時。更弄得徬徨無主了。如今聽了陸先生的議論。才知道從

前所用功的。皆是冤枉工夫。」可見得那種醫書越多。學醫的人越是摸不著頭腦。啦。起初不過把肚皮經來解釋古醫書。後來索性把肚皮經自己著書。甚至於抬出「溫病」的招牌來。一想情願。要與仲景的傷寒平分半壁江山。清朝的葉天士吳鞠通王孟英。便是這種妄人。本來三五天可以治好的病。定要把他醫得九死一生。三百年來。不知葬送了幾許人命。這個黑幕。憚鐵樵先生已經大聲疾呼。把他揭破了。近來秦君伯未編一部清代名醫醫案菁華。不佞做了一篇序。如今節錄序文一段。讀者諸君就可以明白傷寒之外沒有什麼溫熱。

傷寒之外沒有溫熱

此節係節錄清代名醫醫案的序文

琰按原文已見卷一。茲不復舉。

不佞這篇商榷。隨手寫來。差不多有兩萬字了。空費讀者諸君的腦力。究竟中醫應當怎樣改造。依舊沒有說出來。實在非常之抱歉。現在把中醫學的既往情形約略說過了。要求讀者諸君再寬放吾一月限期。不佞定規把改造中醫的主張。不管他

拙笨複雜。在本刊第四期裏和盤托出。好向讀者諸君請教。○以上第三號戊辰十二月出版

具體的條目

今番與讀者諸君相見。剛好是陽歷新年。不佞未能免俗。也隨聲附和的說句恭賀新禧。千萬恕我不恭敬則箇。不佞這篇商榷。敷衍到如今。醜媳婦總要見翁姑。少不得把鄙見一條條具體的寫出來。請求讀者諸君批評誨正。不過依論理學的規矩。先要立箇大前題。大前題若是弄錯了。下文的小前題與結論。就跟著一步步錯到底。不佞固然不大信仰論理學。但是這篇商榷的前三期文字。雖是輕嘴薄舌。卻也髣髴是箇大前題。如今爲清醒眉目起見。再把中醫的本來面目分做二條說。

- (一) 中醫的方藥。對於證而有效。不是對於病而有效。
- (二) 由第一條之結果。中醫不識病而能治病。

中醫的本來面目。真實本領。既只有上面的兩樁。若要學會中醫。能夠治病。那是很

容易的事情。就算天資不甚聰敏。也只要一年讀書。一年臨證。就夠了。諸君聽了不要詫異。要知道不佞所說的讀書。決不是讀湯頭歌訣溫病條辨。也不是讀內經難經。若要讀這些書。只怕一百年也讀不通醫學。何況是一年呢。若讀張仲景的傷寒金匱。用正當的讀法。那就只消一年。夠了。講到臨診。若是從了一位上海名醫。跟他看門診。寫方子。只怕一百年也得不到臨診經驗。上海人的通病。晚上的工作極忙。吃大菜聽戲坐汽車打牌。睡眠時間太少了。明天有些頭昏腦脹。就得化上一元二角錢。找箇名醫看看。上海名醫的門診。老實說。多半是這種病。開的方子。無非是冬桑葉甘菊花一派清湯白水的藥味。偶然睡眠不足。只要休息一二個鐘頭。或是打箇中覺。不服藥也會好。做名醫的叫做「得人錢財。與人消災。」殺鷄用不到牛刀。自然只消清湯白水穀了。那班臨診的高徒。寫慣了這種方子。弄得膽小如鼷。柴胡葛根。怕他升陽不敢用。麻黃怕他發汗不敢用。桂枝太熱了不敢用。黃連太寒了不敢用。至於附子乾薑。那是只配古代的北方人吃。現時代的江南人。萬萬吃不得。等

到三年滿師。自己掛牌應診。不消說得。自然套著老師的老調。也是冬桑葉甘菊花。淡豆豉清水豆卷。一派千妥萬穩的藥方。說也奇怪。同是這幾味藥。老師用下去就靈。銀盾匾額常常有得送上門來。做高徒的用下去就不靈。一次次復診。病只管一次次加重。弄到後來。病家就另請高明了。在心虛的人。只道老師的經驗富。自己究竟經驗不足。還把讀過的湯頭歌訣溫病條辨。拿出來溫習溫習。在迷信的人。只道老師的運道好。或是命宮裏有天醫星。自己命運不濟。也就罷了。若遇到滑頭碼子的高徒。倒說老師應酬周到。交際廣闊。所以會生意興隆。於是自己想出滑頭法子來。請大菜。出報紙。登廣告。吹牛皮。找箇交通繁盛地方。掛起大醫士的招牌來。立志要搶老師的生意經。這並不是不佞歡喜罵人。其實真有這種人啦。殊不知偶然缺少睡眠的病。只有鬧老老少爺姨太太們會有。這種病家。有的是錢。當然要找名醫看。況且名醫的鑑別法。第一是診例。第二是年齡。門診賣到一元二角。是個普通名醫。賣到二元四角。那就是個大名醫。年齡到了五十開外。是有經驗的先生。若是白

鬍子掛得像土地公公一般。那就是經驗充足的老先生了。新出師初掛牌的醫生。年齡也不及格。診金也太低廉。這種富貴病那裏會上門。上門的多半是中等以下人家。非萬不得已。決不肯尋醫服藥。這種真張實貨的病。那裏是冬桑葉甘菊花吃得好的。無怪得服藥不靈了。這就是從了上海名醫臨診的結果。若使臨診時。從了一位有實學而無甚虛名的醫家。那就一年儘夠了。如此說來。學中醫只消一年讀書。一年臨診。並不會把中醫說得太輕易哩。

話可是要說轉來。這樣學成的中醫。最優等的也不過熟練應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學理方面是完全不懂的。只好算個醫匠。不能算是醫學家。現在那些少數奴隸派的西醫。拚命攻擊中醫。卻也不敢說中醫治不好病。不過攻擊中醫的說理不通。這也不能算他們完全無理由。中醫不走錯門路的。皆能醫病。若要找箇能說學理的人。實在是千百中難得一二。在他們呢。自己覺得一肚子的五運六氣。說他們不懂學理。決不肯承認。非但不肯承認。還要編印報紙與西醫爭辯。還要開學堂。

教學生。傳佈「古聖人的心傳絕學」哩。這就怪不得奴隸派西醫。要罵他們「開倒車」了。不佞的鄙見。若是不甘心做箇醫匠。定要懂得學理。做醫學家。那就必須破工夫學下列的科學。

(二) 生物學。物理。化學。數學等普通常識。

(四) 解剖。組織。生理。胎生等接近醫學的科學。

(五) 病理解剖。病理學。病原細菌。診斷等西醫學。

學通了這些科學。還要知道兩樁事情。

(六) 中醫書中。有許多名目及理論。確有精義。西醫所不懂。然而可以用科學來證實說明。

(七) 細菌原蟲。並不是傳染病的絕對病原。

中醫的學問。到了這箇境界。治病的本領。既勝過西醫。學理的根據。又不讓西醫。那才是中醫界揚眉吐氣的日子。也就是中醫學推行到全世界的日子。必須這樣。才

好算溝通中西。必須這樣。才是中醫學吸收西醫學。並不是中醫學投降同化於西醫學。除此之外。不佞還有兩種主張。一併寫出來。

(八)化學分析及動物試驗。不能覈解決藥性。

(九)中醫學不必要求列入學校系統。也不必向政府要求補助金。

以上九條具體的條目。讀者諸君料想反對的多。贊成的少。有幾位筆頭健的。或者要立刻動筆辨駁了。諸君少安無躁。聽不佞一條條把理由說明了。再行勞動大筆。諸君若是不棄固陋。肯批駁誨政時。不佞是欣忭雀躍。再歡迎沒有了。

中醫方藥對於證有特效對於病無特效

什麼叫做證。證是證候。也就是用藥的標準。傷寒金匱裏種種名目。如發熱。惡寒。項背強几几。頸項強。胸脅苦滿。煩躁。煩渴。心下悸。臍下悸。心下痞。按之濡。汗出。無汗。大便鞭。轉矢氣。下利清穀等等。皆是證候。這些證候。不可以完全望文生義。須得名師講解。或看精當的註解。這就是上面所說「傷寒金匱的正當讀法。」

證候與西醫書中的「症狀」不同。症狀不過描寫病人的異常狀態。於診斷治療上沒有多大的關係。仲景書中的證候。卻處處是用藥治療的標準。西醫書的症狀。說得很詳細。就是沒有眼見過的病。看了書上的症狀。便宛然有箇病人在眼前一般。仲景書中的證候。便不是這樣。有許多很顯明的狀態。仲景偏偏不說。很微細的狀態。仲景卻不憚再三詳說。諸君就可以明白。凡是仲景所不說的。皆是不能作為用藥標準的狀態。只好交給西醫們做症狀。凡是仲景所詳說的。皆是用藥的標準。吾們讀仲景書時。千萬不可輕忽過去。

什麼叫做病。病就是病名。例如中醫的傷寒。溫病。濕病。血痺。虛勞等。西醫的傷寒。副傷寒。卡他性（或稱加答兒性）炎症。結核。貧血等。皆是病名。一種病的全經過中。可以有許多證候。數種病的全經過中。也可以有同一的證候。中醫用藥的標準。只問證候。不問病名。因而一種病。可以先後用幾箇藥方。一箇藥方也可以適用於好多種病。最奇妙不過的。只把證候祛除。害的病也同時好了。若問是什麼緣故。仲景書

中也沒有說出所以然來。好像是留待後人解釋的意思。吾們生當科學昌明的時世。對於這一點。就應當用科學方法去解釋他。第一步要研究這箇證候。是身上起了何種特異機轉。第二步要研究這箇藥方。爲什麼能祛除這箇證候。第三步要研究這箇證候祛除了。爲什麼害的病會全體好。這三步研究皆有了準確的答案。就成了了一種有根據的學理。學理積得多了。從已知道的部分。推究到未知道的部分。於是乎仲景不會醫的病也會醫。古人沒有的藥方也會造出藥方來。這才是醫學上真正進步。決不是葉天士一般人的肚皮經。胡說亂道。

仲景的方法。是對證用藥。不是對病用藥。所以仲景書中對於病名。很是媽媽虎虎絕不注重。但看傷寒論中。「名曰剛瘧。」「名曰柔瘧。」「名爲中風。」「名爲傷寒。」勉強說幾箇病名出來。還要加上「名曰」名爲」的字樣。見得雖是這樣叫他。等於老子書上的「無以名之。強名之曰道。」也等於人的姓名一樣。姓黃的固然是黃種。姓白姓烏的就不是白種黑種。（不過如此說說。通志氏族略元和姓

譜一類的書。不佞也曾瀏覽過。諸君休得笑我完全不懂姓氏之學。就像不佞。表字淵雷。譜名叫做彭年。其實那裏就會「淵默而雷聲」。也罰咒活不到八百多歲。中醫的病名。竟有些像人名。多半不能代表這人的行爲品性。倒是西醫的病名。好像死鬼的諡法。可以代表他生前的行爲品性。好在中醫所重的是證候。病名不準確些。也就無關緊要。

醫書到了巢氏病源。病名已多得不可開交。仲景派的醫書到了千金外臺。病名也多得不勝枚舉。這箇風氣流傳下來。病家請了醫生時。先要問這是什麼病。江湖醫生不肯說不識病名。就杜撰出許多惡俗不堪的名目。同是傷寒。倚坐不得臥的叫做豎頭傷寒。棄衣狂走的叫做走頭傷寒。下利的叫做漏底傷寒。同是霍亂。腹中疝痛的叫做絞腸痧。兩腳攣急的叫做弔脚痧。到了血中液體乾涸的時候。叫做癆螺痧。有一種傳染病。頭面腫脹的叫做大頭瘟。(卽西醫之丹毒)越是這種惡俗不堪的病名。越是通行於社會。人人知道。據爲典實。江湖醫生多得到處皆是。這種惡俗

病名也越撰越多。這篇商權的第一期中。曾說有幾位中醫界領袖。要編中醫課本。對照中西病名。你想中醫的病名。如此漫無限制。西醫科學式的病名。都有很嚴整的規律。請問怎樣對照。不佞真箇是莫測高深了。

中醫的藥方。只是取效於證候。不是取效於病名。西醫卻不注重證候。他們所努力研究的。要想各病皆有一種特效藥。所以西醫治病時。先忙著診斷鑑別。定要得箇真確的病名。希望從此生出治療法來。可是對不起。對於病的特效藥。只有寥寥五六種。診斷雖是明確了。治療依舊毫無辦法。一方面看著中醫的診斷並不費事。用藥卻極有效驗。就以爲中醫不如西醫。中藥勝於西藥。於是收買中藥。拿回去化學分析。動物試驗。豈知化驗出來的成分效用。多半與中醫的用法不合。一部分西醫。不懂得中藥對證不對病的道理。竟根據了化學成分駁中醫的用藥法。還有一輩妄人。竟希望化驗成功。要把中藥應用到西法診斷上去。有箇什麼龐口口的。做了一篇「書溝通中西醫學後」。登在某西醫報三十九期裏。原文共有十條。似乎說

得很有道理。不佞也沒工夫逐條駁他。諸君看過了不佞這篇商榷。再看他那篇大作。就覺得不值一駁了。如今把他第七條鈔出來。

要說拿中醫應用的藥品。應用到西醫斷定病上去。那麼對不起。外國人正在那裏越俎代謀。柴胡甘草大黃當歸。一樣一樣用科學方法弄了多時了。他們有結果。就是中醫失敗。

西醫斷定病的方法。決不是應用中藥的方法。這層姑且不要說他。就算能夠應用。就算定要一樣一樣用科學方法弄過了。纔能夠應用。那麼中醫是不懂科學的舊醫。弄不來。不弄也還可恕。龐□□你是箇精通科學的新醫。就應當自己動手弄。還須比外國人先弄成功。那纔是替中華民國掙臉面的好國民。爲什麼自己不弄。悉聽外國人越俎代謀。語氣中還很希望他們有結果。很希望中國失敗。好像外國人有了結果。龐□□就非常榮寵。中醫失敗了。龐□□就非常快樂。請問這是什麼心理。還不是把外國人當作義祖義父。忘卻自己是中國人。只管搖旗吶喊。替義祖義

父虛張聲勢。要把中國弄得失敗麼。不佞在本刊第二期裏。說的奴隸派西醫。正是指龐口口一輩人。諸君到今天。也就暗暗點頭。說不佞一點沒有冤枉他們了。

五苓散的證候

上文說中藥取效於證。不取效於病。只是空口說白話。恐怕讀者諸君要懷疑。如今任便取個五苓散藥方。做個舉例。把來說明。

五苓散的證候。傷寒論裏共有八條。金匱要略裏也有二條。把他歸納起來。可知五苓散的證候是。

消渴。小便不利。或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脈浮。微熱。

「渴」人人知道是口渴。渴上加個「消」字。是什麼意思呢。因為渴了。就得多飲水。通常飲水若多。撒的小便也多。若飲水多而小便反少。水飲下肚子去。好像消滅了似的。就叫他消渴。所以消渴與小便不利。有連帶關係。這兩個證候。其實是一個證候。在這裏。消渴是證名。不是病名。另有把消渴當病名的。金匱要略以及巢源千金外

臺諸書。皆有一門消渴病。消渴病中。也有飲水多而小便亦多的。就與消渴兩字的名義有些矛盾。這也是中醫的病名太不規律。千金方中別出「渴利」的名目。就比較的規律了。這是閒話。姑且擱起。五苓證的脈浮微熱。是病人的熱度些微高一點的意思。大概不出攝氏三十八度吧。脈浮與微熱也有連帶關係。見得這微熱是陽證。不是陰證。（陽證。陰證。脈浮。在中醫是普通常識。人人懂得。現在姑且不談。待有機會時再談。）五苓散的證候說明了。再把這方子開出來。

猪苓三份 澤瀉五份 白朮二份 茯苓三份 桂枝二份

藥量的幾份幾份。是照原方各藥多少的比例寫出來。因為這方子是散。是末藥。可以任便多製些藏起來。但是藏得太陳了。就無用。因為桂枝研了末。氣味很容易揮發掉的緣故。把五味藥一共研成細末。每次服時。少則三錢。多則五六錢。用米湯調和了。慢慢嚥下。為什麼用散不用煎湯呢。因為病人「水入則吐」。服煎藥怕也吐掉。這個吐又來得特別。不是止吐藥所能奏效的。吃了湯水要吐。吃藥末就不致於

吐。所以用散不用湯。藥味藥量服法都說明了。再說他的功效。

豬苓澤瀉茯苓都是利小便藥。白朮是健脾燥濕藥。其實是催促腸胃及全身各組織的吸收力。桂枝是芳香性神經藥。能擴張肌表的小血管。脈浮發熱的病。本有出汗的傾向。等到肌表小血管擴張了時。就會濺然汗出。桂枝又能降衝逆。對於「水入則吐。」很有救濟的功效。這不過說個大略。若要一味味細說起來。只怕寫上三千五千字也說不完。這一章文字。就要弄成個尾大不掉了。

從證候藥性兩方面參合起來研究。就很容易明白。五苓證的病理。是腎臟機能起了障礙。腎臟是製造小便的腰子。不是製造精蟲的睪丸。腎臟機能起了障礙。不能照常製造小便。故小便不利。小便不利了。血液中的水份就無從排泄。同時有許多尿毒。留在血液中陳宿的水份裏。全身各組織。本來不住地吸收血中的液體。如今因為液體中多含尿毒。各組織為自衛起見。也就不吸收了。若是依舊吸收。便會起「尿中毒」症狀。五苓證多數不見尿中毒證。可知是不吸收。既不吸收。就不能分泌。

因口腔粘膜及唾腺皆不能分泌。故病人覺得口渴。口渴了飲水。卻因血液中陳宿水沒有排掉。腸胃裏的水份也不再吸收到血液中去。腎臟不排泄。腸胃不吸收。腸胃裏積水太多了。就起代償作用而嘔吐。故渴欲飲水。水入則吐。

五苓散的藥。通共只有五味。倒有三味是利小便藥。可知注重在恢復腎臟機能。小便一通。血液中的陳宿水份便漸漸排泄掉。於是就要向腸胃裏吸收新水以補充。各組織也要吸收血液以自養。故用白朮以催促他吸收力。組織裏吸收了榮養份。粘膜腺體也跟著恢復他的分泌機能。故不消用得止渴藥。自然會不渴。一方面因有脈浮微熱的證候。體功有自然出汗的傾向。故用桂枝擴張肌表的小血管。幫助他出汗。此時血液裏面陳宿水份的尿毒。蓄積得很多。腎臟機能初恢復。還怕他一時來不及盡行排泄。如今出了汗。就有一部分宿水尿毒從汗液中排泄。這就幫了腎臟不少的忙。還要借重桂枝降衝的力量。把三味利小便藥導引下去。不致於隔住在胃的積水中間。使藥力不行。仲景教人服五苓散的法兒。還交代兩句話。「多

飲暖水。汗出愈。」汗出愈。就是汗液幫助腎臟的好處。有人疑心「水入則吐」的病。那裏能穀多飲暖水。豈知服藥之後。藥力既行。腸胃恢復了吸收機能。正很盼望新水。要做他「推陳致新」的工作。那裏還會吐出來呢。

如此說來。五苓散的妙處。全在一味桂枝。現下的醫生。通行葉天士的甘寒藥。把桂枝當作大熱之品。抵死不敢用他。要用五苓散時。也得除去了桂枝。叫做四苓散。這就好比一條船上沒有了舵。還能夠行動自如麼。再從另一方面看來。小小一首藥方。卻是面面顧著。關係到全身種種的機轉。要是西醫所奉爲至寶的特效藥。一藥只治一病。顧了一面。失照了其餘諸面。西藥所說的副作用。多半是顧此失彼的弊病。這種治療方法。真是拙笨到了極點。若使儘管化學分析。動物試驗。希望發明特效藥。如此研究下去。要想進步到像仲景方一樣。通身靈活。那就真所謂「開倒車」了。（開倒車是汪某的得意語）

適用五苓散的病

中藥只有所對的證。沒有所對的病。病本可以無須討論。但是仲景書中。於各藥方的證候上。往往冠著簡病名。這也很值得研究。可以研究仲景是否識病。五苓散。金匱裏把他治消渴。治水病臍下悸。吐涎沫而顛眩。傷寒論裏把他治太陽病。治傷寒。治中風。治霍亂。這些病名。若要用西醫病名來對照。卻也不難。消渴就是糖尿病及尿崩症。水病臍下悸。吐涎沫而顛眩。就是尿中毒。太陽病及傷寒中風。皆是急性傳染病。太陽病及傷寒中風的五苓證。就是急性傳染病中併發或續發的腎臟炎。霍亂就是虎列拉。西醫也譯作霍亂。糖尿病。尿崩症。尿中毒。腎臟炎。皆是腎臟機能障礙。與上文的理論符合。有五苓證候時。當然可以用五苓散。沒有什麼問題。至於霍亂也用五苓證。似乎有些疑問。這要知道霍亂初起。沒有到陰證四逆證的地步。往往有五苓證。四逆證陽回之後。也往往有五苓證。這是不佞親自經驗過的事實。諸君倘若不信。還可以引書爲證。

類聚方廣義（日本人尾臺榕堂著。尾臺是吉益東洞的再傳弟子。東洞是仲景

派大名醫。曰。霍亂吐下後。厥冷煩躁。渴飲不止。水藥共吐者。嚴禁湯水果物。每欲水。與五苓散。但一貼分二三次服爲佳。不過三貼。嘔吐煩渴必止。吐渴共止。則必厥復熱發。身體情痛。仍用五苓散。則熱汗出。諸症脫然而愈。

但是西醫看了這些話。恐怕還是不信。——霍亂是大腸裏感染了霍亂螺菌所起的病。病原在腸。不在腎臟。五苓散是治腎臟病的藥。況且既不能殺菌。又不能中和菌毒。如何治得好霍亂。張仲景與尾臺榕堂所治愈的。一定是別種中毒症。因爲他們都是舊醫。不懂得細菌診斷。把別種中毒症誤認霍亂罷了。——治傳染病定要殺菌。這是迷信細菌學的糊塗話。西醫治霍亂。注射生理食鹽水之外。無非用些雅片丁幾。纈草丁幾之類。這何嘗是殺菌的藥。就是撒魯爾。甘汞。果真能殺菌麼。若說霍亂的病原在腸不在腎。舊醫把別種中毒症誤認霍亂。那麼。就再引一節新醫的書來證明。這箇新醫。是大袖木屐的真正日本貨。吾們國內那些自稱新醫的人物。不過到日本住個三五年罷了。兩相比較起來。真正日本貨的新醫。他的科學程度。

不見得不如國貨新醫罷。不過這位日本貨新醫。已經大開倒車。一直開到舊醫隊裏。現在竟完全用舊藥方治病。想必是做新醫做得太膩煩了。所以倒行逆施起來。不過他既是新醫出身。如今對於新醫倒起戈來。好像鄭康成的發墨針膏起癢。竟是一入室操戈。一教新醫無從抵敵啦。這人名叫湯本右衛門。這裏引他一節書。書名叫「臨床應用漢方醫藥解說」。

虎列拉病。由腸內感染虎列拉菌而起。固不待論矣。然其生產毒素有一種特性。常從腎臟細胞侵入他臟器細胞。且不甚侵襲他臟器。獨先攪亂腎臟。遂令發代償性吐瀉。爲本病之特有症狀。乃腎臟障礙之結果也。故本病初期。大多數當急投大量之五苓散。此所說。有六種證據。(一)最早。常起尿閉。(二)於初期。常發煩渴口燥水逆等五苓散證。(三)其人尿利者。常得救。(四)經過中常發尿毒症。(五)貽後病常爲慢性腎炎糖尿。(六)剖驗上。腎臟之變化最甚。

據湯本氏的話。霍亂病必起腎臟障礙。用五苓散所治的霍亂。竟是真張實貨的虎

列拉。仲景雖是舊醫。竟沒有認錯病。

中醫不能識病卻能治病

張仲景能識病。又能治病。當然是醫學家。不是醫匠。不過治病的方法。只須識證。無須識病。本來識證很容易。識病卻很難。中醫學但求滿足治病的需要。那難而無用的識病方法。就不很注重。張仲景遇見王粲。一片熱心的告訴他。「你身上有病。到四十歲時。要脫落眉毛。眉毛脫後半。就性命不保。趕快服五石湯。可以恢復健全。」說了這話。還向藥包裏檢出五石湯的藥味來送給他。這是何等熱心。豈知那時王粲的年紀。只得二十歲左右。做官又已做到侍中。正是翩翩年少。裘馬輕肥的氣概。那裏把張仲景放在眼裏。心上還嫌惡仲景無端咒詛他呢。他受了五石湯。隨手一丟。早就忘懷了。過了幾天。張仲景又遇見他。問他服過藥沒有。王粲只得說服過了。仲景道。看面色。一定沒有服過藥。爲什麼這樣輕視性命呢。王粲只是不信。過了二十年。眉毛果然一根根脫下來。再過一百八十七天。就嗚呼哀哉了。諸君。張仲景

識病的本領。神妙欲到秋毫顛。但是他所著的書。只教人對證用藥。那些神妙的識病方法。簡直不提。並不是守祕密。不肯教人。也沒有什麼怪異法術。實在因爲「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的緣故。

凡是藝術方面的造詣。一半是由學力。一半也限於天資。若是人人學得會的玩意兒。那就大高而不妙了。不過迷信科學的人。一定要反對這話。不佞只得把自己的經歷說出來。有了事實。就無須在理論上爭辯了。不佞天生成是個書獃子。什麼人情世故。弄錢的方法。簡直不大懂得。只有書本子是性命。無論中國學問外國學問。總要想法子略知一二。小時候醉心科學。什麼物理化學。都要動手實驗。但是實驗的時候。不是炸了燒瓶。就是把藥水潑到衣服上。爛成老大窟窿。發電的 *Dynamo*

一經上了不佞的手。搖不上十來轉。玻璃片就會迸裂。這還可以說手法沒有純熟的緣故。至於揮翰塗雅。截長補短統計起來。也有十餘年的工夫。寫的字從商周彝器。漢魏碑。晉唐帖。直到元朝的松雪。現今的髻老。都要偷他些小關子。報紙上常常

吹牛。自稱書家前輩的。那幾手法書。不佞簡直是正眼不屑一望。那麼用筆的手法。總不算十分生疎了。有人說用功過寫字的人。學起畫來。一定容易。不佞也曾弄些畫譜臨過。但是畫的人倒像鬼。畫的牛倒像羊。自己看著生氣。就縮手不敢再畫了。再說到文學。俗語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那唐詩三百首。不佞是從小讀得稀爛。長大來又把少陵太白右丞義山。以及清朝的漁洋商邱定盦等詩集。也很命讀過幾篇。結果。不過讀高了一雙眼睛。對於人家的篇什。輕易不敢贊個好字。若要自己做詩。卻是一句也謔不起來。這樣說來。藝術方面的造詣。光是用功不中用。也有爲天資所限。一輩子學不成的。況且有許多門道訣竅。筆下也寫不出。嘴裏也說不出。照片也攝不出。「輪扁斲輪。疾徐應手。」正是深知甘苦之言。張仲景望色而識病的法兒。就是這一類東西。金匱頭一篇裏。有一條講望色。但是很簡略。內經說得詳細了。只是教人讀了不懂。這必須於醫學上有了學理。於治病上有了經驗。再加上能讀古書的本領。纔可以領悟得他一二。若要憑空讀懂。那就是

「從糟粕裏覓古人。」等於妄想。凡是中國學術。都有這一種境界。這一點。也是與科學方法不能強同的地方。諸君要知道科學方法的好處。只是使人人能懂。人人能懂的法門。只是最下乘。好比佛家的淨土宗一樣。淨土宗豈可誇毀書此懺悔爲鈍根人說法而設。如今那些自命新醫的人物。自以爲一肚子科學。開口就罵人舊醫。他們的大作不佞也拜讀過不少了。只有余雲岫的。不講他議論的是非。總覺得是個學者。這也因爲他未學西醫之先。已有中國學術根柢的緣故。若是其他諸位。哈哈。簡直是箇箇草包。還要神氣活現罵人。真不顧人家笑斷肚腸根。

仲景書中教人憑了證候用藥。不佞以爲是古人淘鍊出來的一種方便法。因爲要使人人能懂。就不得不如此。這也好算古人的科學方法罷。所以讀了仲景書。人人會做醫生。人人醫得好病。不過成爲熟練應用。不懂學理的醫匠罷了。無如唐宋以後學醫的人。偏生不甘心做醫匠。定要把內經難經等。一齊拉過來。高談病理。反而弄得笑話百出。這種笑話。醫書上多得個更僕難數。上文既是說過五苓散。就把關

於五苓散的引兩節出來。

張杲醫說云。春夏之交。人病如傷寒。其人汗自出。肢體重痛。轉側難。小便不利。此名風濕。非傷寒也。陰雨之後卑濕。或引飲過多。多有此證。但多服五苓散。小便通利。濕去則愈。切忌轉瀉發汗。小誤必不可救。虞世初云。一醫者不識。作傷寒治之。發汗死。下之死。己未年京師大疫。正爲此。予自得其說。救人甚多。壬辰年。予守官洪州。一同官妻。有此證。因勸其速服五苓散。不信。醫投發汗藥。一夕而斃。不可不謹也。

博聞類纂云。春夏之交。或夏秋之交。霖雨乍歇。地氣蒸鬱。令人驟病。頭痛壯熱嘔逆。有舉家皆病者。謂之風濕氣。不知服藥。漸成瘟疫。宜用五苓散半貼。入薑錢三片。大棗一枚。同煎服一碗。立效。

這兩節書中所說的病。分明是霍亂。有五個證據可以證明。(一)流行於春夏之交。或夏秋之交。(二)其證候。汗出。肢體重痛。小便不利。嘔逆。(三)忌汗下。小誤必不可

救。若是他種熱病。初起病時。一次的誤汗誤下。決不致立時送命。(四)有全家皆病者。不知服藥。漸成瘟疫。己未年京師大疫。正爲此。(五)宜五苓散。參合這五個證據看來。不是霍亂是什麼。張杲等不識得是霍亂。反叫他風濕。還要說出原因來。以爲是陰雨卑濕。引飲過多。若是這些原因。會起這樣的危險急病。那麼。一陣大雨之後。應當要屍橫遍地了。茶館裏的茶客。回家去。一定要害病了。豈非可笑之至。但是病名原因。雖弄錯。用五苓散醫治。卻一點不錯。不佞因此說中醫不能識病。卻能治病。歸根究底。只因仲景但教人認證用藥。無法教人識病的緣故。

讀仲景書的中醫。雖不能識病。卻還能治病。可是現代中醫界裏的人物。讀仲景書者能有幾人。只知道「溫邪犯肺。逆傳心包」罷了。只知道「古方不可治今病」罷了。這班人物。非但不能識病。連治病的本領也若有若無了。西醫呢。又一天到晚與這班人比較短長。把這班人來代表中醫學。不佞奮著一枝秃筆。拚命價替中醫衝鋒陷陣。想到這個地方。怎不教人灰心短氣。只有志心朝禮。祝禱中醫界諸君趕快

覺悟回頭罷。○以上第四號已已一月出版

中醫學有吸收科學之必要

中醫雖有很妥善的治療方法。無如說理太荒謬。倒有十之八九是虛無縹渺的話頭。這種形勢。若在一百年前閉關自守時代。碧眼高鼻的外國人。不跑到中國來。擦鼻搖頭的中國人。不跑到外國去。中國地方永遠沒有科學。那麼。這種虛無縹渺的醫學說理。儘可以維持信用。不生問題。如今呢。幾萬噸的大輪船。太平洋面上穿梭。價往來不絕。陸地上的鐵路交通。走滬甯津浦平奉南滿西伯利亞。可以從上海直通到科學老巢的柏林。在這種形勢之下。要想把科學擋駕。不使他到中國來。那就好比螳螂舉起臂膀。要擋住車輪。其實不可能的了。科學這東西。又來得結實。一步腳踏實地。鐵案如山。你若是閉著眼睛。掩著耳朵。不去看他聽他。倒也罷了。若是破戒學了他些兒。就不容你不信。心上信了科學。再看中醫的說理。覺得沒有一樁合於科學的。同是人體的內臟。科學說「循環排泄消化」。中醫說「心腎肝肺。火

水木金。」同是用藥治病。西醫說「利尿強心。」中醫說「色白入肺。味苦入心。」兩相比較下來。要教人家丟開了腳踏實地的科學。聽信你虛無縹渺的理想。那裏能夠。因爲這個緣故。凡是懂得些科學的人。除卻特種關係之外。害了病總得請教西醫。明知西醫治不好。倒是死而無悔。明知中醫也有治病本領。倒是不敢領教。禮記說得好。「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這「雖善無徵。」就是中醫的實在情形。也是中醫界不懂科學的苦處。

中國人與西洋人。風俗習慣雖有不同。皮色黃白雖有不同。但是臟腑構造是一樣的。生理機轉與病理機轉也是一樣的。西洋的白喉血清破傷風血清。一般也醫得好。中國人的白喉破傷風。日本人野津猛男。用小半夏加茯苓湯。治愈英國人阿來甫的胃病。美國舊金山波士盾地方。也有中國人用中國藥治美國人的病。轟動一時。這樣看來。中醫治得好外國病。西醫也治得好中國病。若說中國人體質與西洋人不同。所以西法不宜於中國。這就腦筋太簡單了。

同是一種病。西醫與中醫的治療法不同。病一樣會好。這卻用不到疑異。好比走路一樣。從上海到南京。可以坐長江輪船。可以坐滬甯火車。也可以坐飛機。甚而至於帆船牲口步行。都可以達到目的地。不過時間有快慢。費用有多少罷了。至於中西醫理論上的不同。那就不是這樣。因爲病的實際只有一個。決沒有兩種理論可以同時存在。有了兩種不同的理論。一定有一種是對的。那一種是不對的。或是兩種皆不對的。如今西醫的理論。根據科學。一步步從實驗得來。雖不能完全對。大部分總不會不對。中醫的理論既與西醫截然不同。西醫既對了。中醫自然是不對。理論既不對。治療怎麼會對呢。就再把走路來比方。從上海到南京。西醫說。「南京的方位在上海之西。應當向西走。」中醫卻說。「南京者南方之京也。欲到南京。須向南走。」嘴裏雖說向南走。實際上依舊是向西。所以理論雖錯。治療卻不錯。有了這種陰差陽錯的事實。西醫因爲駁中醫的理論。索性把中醫的治療一概抹煞。中醫因爲自信治療的有效。連帶要保守那虛無縹渺的理論。現在中西醫學之爭。鬧得不

可開交。這其間的癥結。就只這一點。說到這個地方。不佞在前一冊裏所主張的第三第四第五個具體條目。說中醫要學了那些科學。纔可以算醫學家。這理由就很容易明白了。因爲既懂了中醫的舊說。再懂了西醫的科學。只要稍微加些思考力。把科學法來解釋舊說。並不十分困難。這就是溝通中西的下手方法。而且這項工作。只有中醫做得。西醫卻做不起來。因爲先懂了許多科學。再要教他學中醫學時。就覺得到處模模糊糊。沒有心情去澈底研究了。

科學頭腦與中國學術的柄鑿

中國學術皆是渾然整個的東西。不像科學那樣。可以一步步瞭解。學習科學。用功一天有一天的知識。用功一年有一年的知識。中國學術卻不是這樣。就把文學做個代表。起初上學讀書。簡直是一懂也不懂。只有把古人的文字熟讀玩味。十年二十年之後。自然而然的領神會。就一懂百懂了。懂了之後。若問他文藝作品怎樣是好。怎樣是不好。卻依舊說不出顯明的標準來。假使讀了一兩年書。中途輟學。那

就等於不讀。一點得不到文學的知識。自從停止科舉。開辦學校以後。那些教育家想盡方法。要把中國文學納入科學軌道。最初發現的一部馬氏文通。用西洋 Grammar 的法子。解說中國文法。結果。讀馬氏文通的人。沒有一個把文學讀通了的。這一著失敗了。教育家就另想方法。以爲中國文學太艱深了。不合兒童心理。須把國文教科書編得淺顯。使他由淺入深。一次二次試驗下來。還是不中用。還以爲教科書淺得尙未澈底的緣故。於是淺之又淺。就連想到文言合一。統一國語的問題。弄出什麼注音字母。及語體文來。豈知中國的幅員遼闊。各省方言不同。若要强化廣東福建兒童學北平口音。就像讀古人文字一樣的艱難。後來開會議決。把注音國語的讀音。分爲數種。湖廣人用一種。閩廣人用一種。北方人又用一種。所以這國語的讀音。還是不統一。諸君試想。國語未統一之前。中國文字本是統一的。現在打倒了原有文言。用國語的語體文。弄得反而不統一起來。這不是庸人自擾麼。到如今。有許多留學生讀了幾冊西洋的戲劇脚本。便自命不凡。高唱文學革命。套上西

洋的新式標點。滿紙「她」呀「牠」呀的新字。什麼新詩哩。新文學哩。鬧得烟舞氣漲。在讀過西文的人看了呢。勉強還揣測到些意思。在不讀西文的人看了。簡直是莫名其妙。自從有了學校教育以來。科學方面果然增加了不少知識。文學方面可稱退步到極點了。因爲文學與科學各有各的軌道。科學是惟物的。是客觀的。文學是惟心的。是主觀的。西洋留學生要包辦教育。苦於不通中國文學。索性老著臉。自稱新文學。就弄得非驢非馬了。

講到醫學。本來是惟物的客觀的科學。不是惟心的主觀的文學。無如中國醫學帶著很濃厚的文學色彩。中國醫書多是渾然整塊。沒有一部合於科學方式的。有科學頭腦的人。要他學中醫學。簡直比「愚公移山」還要難。倒過來。有文學頭腦的人。要學科學。却很容易。尤其是讀過四子五經的人。頭腦格外靈敏。說起來好像是迷信。諸君休厭煩絮。聽不佞道來。

不佞在十歲以前。過的是私塾生涯。天天挨打手心。牙牙地念那四子五經。十歲以

後進了新學堂。把打手心跪板凳的日常刑罰一概赦免了。好比猴子脫了樊籠。歡喜得無可不可。耳朵裏又聽著教師的議論。四子五經不過是做八股的資料。八股是專制皇帝的愚民政策。惟有科學可以富國強兵。那時不佞年紀雖小。卻也省得甲午庚子兩回國恥。時常握著小拳頭。把外國人恨得牙痒痒地。如今聽說科學可以富國強兵。便鞠躬盡瘁的研究起科學來。又因常聽著科學教師的論調。要破除迷信。那時的不佞。以爲迷信與科學是勢不兩立的東西。若要精通科學。須得先做一種工作。實行破除迷信。於是一箇人偷偷的溜進土地堂裏。爬到土地公公膝蓋骨上。把他領下的白鬍子很命拉得精光。剛巧被廟祝看見了。一聲吆喝。不佞就一溜烟飛奔大吉。心裏還好生得意。吾的工作既已完成了。就受人吆喝也值得。諸君若論破除迷信的工作。自然要算現今下級黨部裏的同志們。做得澈底了。你看他們排齊隊伍。浩浩蕩蕩。殺奔各處廟裏。把泥塑木彫的偶像。一個個打得稀爛。絲毫不敢抵抗。那些廟祝師巫。嚇得縮頭縮脚。一息兒大氣也不敢出。黨同志的威風。比

較不佞那時候偷偷摸摸的樣子。自然有雲泥之判。不過不佞拉脫土地鬍子的時代。處於專制淫威之下。城隍土地又是列入祀典的神明。不佞那種工作。不但廟祝可以吆喝。官廳也可以拿辦。況且那時不佞所有的同志。只有自己兩個小拳頭。比不得如今的黨同志們。處於青天白日之下。黨國要人又大半是耶穌教裏忠實信徒。打倒偶像。自有堂堂國民政府做後盾。這種順水推舟的工作。比不佞自然要容易百倍。可是有一層。不佞的破除迷信。是小孩子見解。好像拉脫了土地鬍子。吾的科學就可以突飛猛進。這不是小孩子的妄想麼。如今的黨同志。卻都是成年男女。又是精通三民主義的大學問家。他們的主張行爲。竟像十一二歲的不佞一樣。這就很難索解的了。再進一層。偶像是迷信。應當打倒。「耶穌愛我」就不是迷信。無須打倒。這種理性。只怕小孩都講不出口罷。

閒話休題。不佞既這樣醉心科學。自然拚命用功。反嫌學校裏的課程太慢。自己買了些科學書。作課外讀物。切記得有一年暑假裏。讀了十來天數學書。開學後課堂

上講了半年。還沒講完。有時把些疑義問問教師。教師答不出來。在不佞呢。真爲求學起見。並不是故意要難倒教師。教師卻以爲不佞有意作難。在教務會議席上。彼此訴說。陸某桀驁不馴。那時不佞也漸漸長大了。知道科學未必能直接富國強兵。又感覺得世途荆棘。大多數人只打算個人的發財問題。無人可以合作。就存了個消極厭世念頭。把研究科學的心。冷淡了一半。於是索性搬出十三經廿四史來。做開倒車的工作。隨便涉獵。只當消遣。因此得了些國學門徑。要不是這樣。不佞的頭腦早已成了科學化。如何會學起中醫來呢。

後來被生計問題驅逼著。再進學校。想弄張文憑。當做吃飯執照。自然又要磨科學的刀背了。那時的同學。有一半還是私塾出身。讀過四書的。還有一半卻是欽遵教育法規。從初等小學一步步升上來的。這些小學出身的同學。當然不能責備他們把國文卷子做得韓潮蘇海般好。至於科學課目。應當駕輕就熟。很容易了。豈知他們對於科學雖是很用功。卻不見得高明。考試時候。常見黃豆大的汗珠。從他們額

上直滾下來。揭曉出來。十人中往往有四五人不及格。倒是那些私塾出身的同學。文字既做得好。科學也很不費事的「派司」了。

同時學校裏的教員呢。最體面的自然是留學生。都是秀才廩生到日本去了幾年。改造出來的槩槩大材。記得有兩句打油詩。詠這班人物。卻也繪影繪聲。叫「從今不說之乎者。換得新腔愛吡西。」不佞常聽到這班教員誇張自己學業。說「吾們到日本。不過補習了一年語言文字。直接入大學校專門學校。與日本人同班肄業。考起來。總是我們名列前茅。同班的日本人。從小學中學升上來。成績反不及吾們。可見得中國人聰明。日本人笨。」不佞把教師與同學的情形。參合起來研究。斷定是私塾出身的聰明。小學出身的笨。換句話說。就是四子五經能濬發性靈。教科書能使人愚拙。後來不佞自己做教師。留心比較學生成績。竟逃不出這個例。這話雖是無人說過。教育界中抱著同樣感覺的。料也很多吧。至於讀國語教科書出身的學生。不佞卻未曾測驗過。民國以來的教育家。一天天革新進步。造就出來的學生。

當然要特別聰明些。吾們睜著眼瞧吧。

根據上文的事實。有文學頭腦的人。很容易學科學。要溝通中西醫學。先要兼習中西醫學。中醫的書籍帶著文學色彩。西醫的人才帶著科學頭腦。西醫既不能學中醫。那裏能溝通。近來西醫的報章雜誌。常說中西決不能溝通。就爲這個緣故。倒是中醫界的人物。除卻不學無術的江湖醫生不算。都帶著文學頭腦。若能破工夫研究些科學與西醫學。就不難溝通中西。因此不佞說「溝通中西的工作。只有中醫做得。西醫卻做不起來。」能溝通中西的中醫。憚鐵樵先生總算是開山始祖。讀者諸君料也見過他的著作。無須不佞捧場了。此外就不佞所知。卻也有三五人。這三五人中間。不佞也要當仁不讓。叨陪末座的。

脾臟的解釋

去年不佞在中國醫學院教書。學生辦一種醫光雜誌。坐定要不佞做些稿子。不佞隨便做了篇「臟腑論」。內中的細目。第一章是「開場白」。第二章是「論脾」。以下還

沒做下去「醫光」剛出了兩期。把那兩章文字登完了。中國醫學院忽然鬧起風潮來。今年能不能開學。尙有問題。就開學了。「醫光」的內部已宣告結束。大概不再繼續了。不佞那篇臟腑論。也落得省些功夫。不必賡續。但是醫光的銷數很少。只有二三百本。不佞的臟腑論。「開場白」是油腔文字。埋沒了不足惜。「論脾」的一章。似乎還有些價值。如今自己介紹到本刊裏。請讀者諸君指教。恰好當作溝通中西的一例。以下便是「論脾」的原文。

按。原文別見五臟論篇。編次本書第四卷。茲不復舉。

肺主皮毛的解釋

去年上海出過一種「益智」醫報。辦報人借重他老師的名義。向不佞要稿子。不佞隨手寫了篇「肺主皮毛說」。勉強交令銷差。稿子寄去之後。報紙也沒有看見。不知道那篇拙著。合得上主筆先生的法眼否。現在益智報早已停刊了。不佞那篇「肺主皮毛說」。竟沒有留稿。如今用白話文默想出來。湊湊字數。與前面一章的「

釋脾。」做個無獨有耦。

內經金匱真言論云。「西方色白。入通於肺。……是以知病之在皮毛也。」六節藏象論云。「肺者氣之本。魄之處也。其華在毛。其充在皮。」五藏生成篇云。「肺之合皮也。其榮毛也。」痿論云。「肺主身之皮毛。」肺主皮毛這句話。在中醫是普通常識。記在心頭。掛在口頭。治病開方案的時候。常常應用得著。好比太史公的「當此之時」一樣。叫做得意之筆。若要追根究柢質問起來。答案無非是「內經上有的。聖人教吾們的。」再也說不出別的理由。在稍微懂得些生理學的人。自然知道肺與皮毛是絕不相干的兩件東西。不必勞動余君雲岫等如椽之筆。對於「肺主皮毛」的話。自然會不信。不佞敢斗膽武斷一句。肺主皮毛這句話委實不錯。不過這個理由。不但中醫不懂。西醫也不懂。不但余雲岫不懂。做內經的人也未必真懂。如此說來。古今中外。只有你陸淵雷一個人懂得。這法螺未免吹得太大了。諸君且慢責備。聽不佞說個比喻。有農夫供給蔬穀。漁人供給水產海味。獵人牧人屠夫供給肉類。

樵夫供給柴薪。工匠供給鍋竈器具。再有了鹽梅調和。不佞不過加些縷切燂炙的工夫。做成大漢全席。衛生和菜。成盤整碗價端出來。請讀者諸君大嚼。偶然一兩樣做得可口些。把諸君吃得吮嘴咂舌。不佞便落得個烹調好手的美號。其實自農夫漁人以至樵子工匠。都是勞苦功高。那裏是不佞一個人的能耐。如今的中醫呢。那些家學淵源。用不到讀書的。不用說。就是醫校裏的大教授。醫報裏的大主筆。他們鄴架上的錦簽玉軸。無非是一部湯頭歌訣。一部臨證指南。一部內經知要。或是素靈類纂。合計價值。一尊袁頭還有得找出。有了這幾部最要的书。足穀開方子寫脈案。一世吃著不盡了。最肯發奮用功。學問最淵博的。向當家太太面前再三疏通妥當了。在家庭預算案之外。提出一宗特別經費。買他一部精校斷句的御纂醫宗金鑑。那就綽乎有餘。儘可以掛「男婦內外大小方脈」的招牌。至於科學書西醫書。動不動就是幾塊大龍洋。與經濟學的原則大相矛盾。要買他做怎的。只要牢牢謹記兩句話。「西醫長於解剖。中醫長於氣化。」硬著頭皮。也可以將就與西醫對罵。這

個並不是廚子的烹調手段不高明。實在因為經濟絕交的影響。廚房裏原料的來源斷絕。只賸得些空心蘿蔔。黃蛙白菜。如何做得出好菜來。至於西醫隊裏某某這班人呢。廚房裏的原料倒也充足。不過他們的烹調法。別有宗旨。把火雞鮑魚那些來路貨。特別做得可口。把熊掌駝峯鱸魚蔬菜這些國貨。特別做得不堪下箸。不是少放了鹽。便是多加了胡椒。好叫讀者諸君吃了他的西餐。下次再來。吃了他的中餐。不敢覆試。這是因為他們受了西餐公司的委託。忠於所事。不得不然。上面這兩種人。各有各的宗旨束縛著。卻造就了不佞這個幸運兒。

閒話又說得太多了。要知「肺主皮毛」的理由。先須知道肺與皮毛的生理作用。因為古人說的肺。就是解剖生理上的肺。Lungs 古人說的皮毛。也就是解剖生理上的皮 Skin 與毛 Hair。不過古人說的皮毛。皮與毛雖是兩件東西。意思側重在皮上。皮毛（皮而已。與毛無關。）的生理作用。約有七端。一裹護全身。二感觸外物。三調節體溫。四呼吸排炭。五分泌汗液。六分泌皮脂。七吸收外敷之藥物。就中以調節

體溫爲最重要。人身的體溫。須法倫表九十八度。最適宜於生活。無論冬夏。須保持這個常溫度。體溫之生成。由身體上種種化學作用而來。所以要起化學作用。又因飲食及新陳代謝而來。飲食及新陳代謝源源不斷。那麼體溫的生成也源源增加。因爲要保持九十八度的常溫。故皮膚上也源源不斷的將體溫放射到空氣中去。體溫的來源多了。皮膚上放射出去的也多。來源少了。放射出去的也少。這樣調節體溫。就是皮毛的最重要生理工作。

在冬天。外界的氣溫很低。體溫很容易放失掉。生理功能要解決這層困難。身體上的化學作用就登時亢盛起來。增加體溫的來源。同時皮膚也收縮起來。把放射的面積減小。體溫就不容易放失掉。這麼一來。體溫就不至於跟著氣溫而低落了。在夏天。外界的氣溫很高。有時竟與體溫不相上下。則體溫很難放散。生理功能要解決這層困難。身體上化學作用就登時低減起來。減少體溫的來源。同時皮膚也伸展開來。增加放射的面積。這麼一來。體溫就不至於跟著氣溫而高昇了。諸君但留

心考察自己的皮膚。冬天收縮得縐起來。夏天伸展得平平坦坦。這就是尊皮膚眚勉工作的一種表示。到了天氣很熱的時候。皮膚儘量伸展。還不夠放射體溫。就有一種補救方法。出汗。本來皮膚上的汗是源源不絕的擠出來。每人每晝夜要出兩磅。折成天平稱。足有一斤半。把嘴嚙水瓶裝起來。足有兩瓶。不過這種液汗。一出到皮膚表面。馬上蒸發成汽。吾們肉眼瞧不見他罷了。一到天氣很熱的時候。或是劇烈勞動的時候。汗特別加多。肉眼纔瞧得見汗珠子。汗液蒸成汽。必消耗相當的溫度。所以出汗也能夠放散體溫。出汗與放射。皆是皮膚的職務。可知皮膚的生理作用。最重要的就是放散體溫。

肺是個呼吸器官。呼出自家身上產生的碳酸氣。吸取空氣中的養氣。吸養排炭的功用。諸君料也澈底明白。不佞省些筆墨。不說了。諸君倘若瞧過梅蘭芳的新編好戲。或是聽過性學博士的演講。場子裏人山人海。擠得水洩不通。那時尊耳尊目。雖是字著視聽之娛。可是尊鼻尊肺卻大受影響。覺得氣悶非常。這就因爲場子裏的

養氣。被瞧戲聽講的同志們吸完了。所有的盡是些呼出來的碳酸氣。吸氣時候。好像做買賣的進了劣貨。非但沒銷路。還要吃反日會干涉罰金。那得不氣悶呢。不過一出了戲館演講廳。吸到新鮮空氣。就登時爽快了。

說了大半天的生理功能。肺與皮毛各行各的職務。如何發生聯帶關係呢。原來放散體溫雖是皮毛的職務。肺也幫他的忙。呼吸時呼出熱的碳酸氣。換進冷的空氣。當然也放散少量的體溫。生理學家計算放散體溫的比例。皮毛放散四十分之三。十二。肺放散四十分之七。還有四十分之一。是從大小便裏放散的。從這個比例看來。肺所放散的體溫。不能算是少數哩。一方面呼吸雖是肺的作用。皮毛也很幫忙。不過皮膚上排出的碳酸氣。僅及肺的二百分之一。不能變靜脈血爲動脈血。久不洗澡時。皮毛的呼吸作用當然要受影響。一洗了澡。身體上爽快。也像剛出戲館。吸到新鮮空氣時一樣。這是皮毛的呼吸作用忽然恢復了的緣故。若是青蛙一類的薄皮動物。皮毛的呼吸能力更大。割掉肺也可以不死。

這樣說來。肺主呼吸。同時助皮毛放散體溫。皮毛主放散體溫。同時助肺呼吸。他們的合作精神。只怕比英日同盟更來得道地切實。這就是肺與皮毛的聯帶關係。也就是「肺主皮毛」的眞確解釋。但古人爲什麼不說「肺與皮毛互助」。倒說「肺主皮毛」呢。因爲古人把生理病理機轉概括起來。分配於五臟六腑。把其餘的器官。都當作臟腑的附屬品。這也是古人缺少生理實驗的短處。肺是個臟。皮毛既不是臟。又不是腑。所以肺主得皮毛。皮毛主不得肺。而且夠不上說一句「與肺互助」哩。

不佞這個理由。是研究傷寒論時悟出來的。傷寒麻黃湯證。發熱。汗不出。氣喘。吃了麻黃湯。出了汗。熱也會退。氣也會平。這是什麼緣故。麻黃湯中四味藥。麻黃的功効只是發汗。李時珍說他是肺經專藥。不佞卻不大相信。桂枝的功効。擴張肌膚表層的小血管。幫助麻黃發汗。甘草好像是位黨國要人。各機關都有他的大名。卻不甚負責辦事。只有一味杏仁。如何就平得氣喘。心裏懷疑。不肯罷休。就從病人想到健

康人。又從人身上想到動物身上。想到一條狗。居然想出道理來了。無論天氣怎樣熱。從來沒見過狗出汗。只見他張口喘氣。伸舌流涎。可知狗皮與人皮不同。不會出汗。既不會出汗。就不能充分放散體溫。於是乎放散體溫的大副。——肺。——就不得不格外偏勞。大呼大吸起來。喘作一團。一面伸出舌子。流出狗涎。把蒸發口涎來代替蒸發汗液。這也是狗生理上一種救濟代償作用。害傷寒麻黃證的人。皮毛上因為有惡寒的感覺。皮膚就守著過冬天的老例。收縮起來。汗腺也緊閉起來。把體溫牢牢守著。死也不肯放散。但是體溫的來源。卻並不因此減少。體溫蓄積起來。所以成了發熱。雖已發熱。皮毛上依舊感著惡寒。反因發熱之後。體溫與外界氣溫相差愈遠。皮毛拿體溫去測氣溫。愈覺得外面寒冷。就愈加緊閉起來。所以成了「汗不出」。這時身體上體溫太高了。想要放散一點。無如皮毛不肯從命。大班曠職。只有大副出場。把體溫從呼吸裏放散。可是肺的散溫力量。本只有四十分之七。如今要他代理毛皮。把積壓下來的公事。登時理清。自然見得力小任重。要氣喘了。這樣

說來。傷寒證的汗不出而喘。竟與夏天的狗。一般無二。不過狗皮天然不會出汗。無法可想。傷寒證的不出汗。那是「不爲也。非不能也。」做醫生的用麻黃桂枝。強迫皮毛出汗。也像官廳政府一樣。叫做「強制執行。」出汗之後。熱血暢行到皮毛。皮毛自然不惡寒。不再緊縮了。體溫也得充分放散。肺也不必再喘了。不佞因此悟得麻黃湯四味藥。得力的只有麻黃桂枝兩味。遇到傷寒病時。往往不用杏仁炙甘草。只用麻黃桂枝。一般也能出汗退熱平喘。并且因此悟得「肺主皮毛」這句話。也有了真確解釋。

前期中說的第六個具體條件。以上兩章的解釋。就算做個舉例。不過不佞這一期的文字。已經特別賣力。比前幾期加多了幾千字了。至於第七第八第九個條件。只得休息一個月。且聽下回分解。○以上第五號己巳二月出版

細菌原蟲非絕對的病原

第四期裏第七箇具體條件。是「細菌原蟲非絕對的病原。」如今要說明這個理

由。須先把病原細菌學的大略。略說一下。病原細菌學。在西醫。要算是普通常識。人知道。無須不佞饒舌。但是這冊中國醫學月刊的讀者。十分之六是歡喜研究中醫的學者。不是醫界裏人。十分之二三是中醫。西醫只有十分之一二。爲便利大多數讀者起見。不得不略說一下。在這裏有一事須附帶聲明。不佞並不會進過西醫學校。並不會受過病原細菌學的功課。什麼培養。著色。鏡檢。血清反應等玩意兒。也並不會親自動手試驗過。不佞所有的細菌知識。無非從幾冊書本子裏裨販來的。又因爲不懂得德文。只略識些英文日文。也苦不甚高明。所看細菌學的書籍。只是幾種譯本。所以不佞所有的病原細菌知識。自然是一知半解。極膚淺的了。如今老著臉說起細菌學來。自然免不了紕漏百出。只得仰煩精通細菌學的讀者諸君。不憚指正。

凡是傳染病。必有一種病毒。從病人身上傳到健康人身上。把健康人引起一種同樣的疾。病。古時人。心知這種病毒。卻不能指實他究竟是怎樣一件東西。於是紛紛

揣測。或以爲由於空氣中的瘴氣。或以爲由於與病人接觸。直至十九世紀中葉。顯微鏡的構造進步之後。人們可以看到肉眼所看不見的東西。就逐漸發現了許多極微小的有機體。爲各種傳染病之病原。迄於今日。這種病原體已經確實認定的。有七十餘種。皆是單細胞的有機體。大多數屬於植物界。叫做細菌。也有屬於動物界的。叫做原蟲。通常說的「病原細菌」就包括原蟲在內。

從傳染病病人身上。取出血液痰唾糞便等物。挑取一小滴。塗布於玻璃片上。就可以裝上顯微鏡。窺察他的形態。但是大多數的病原體。形體極小。顯微鏡上往往透明雪亮。看不清楚。那就要用種種相當的藥品。先把玻片上的病原體著了顏色。纔可以鏡檢。若要得多量的病原體做試驗。須把含有病原體的血液痰唾等物。用適宜的滋養物喂養他。叫做培養基。可以用液體。也可以用固體。血液痰唾糞便中間。往往有多種細菌原蟲混在一起。若要取純粹的某一種病原體時。須用固形培養基。使各種細菌原蟲繁殖成各箇集落。各集落顯出各種不同的顏色。一塊兒黃。一

塊兒黑。再從一集落中間挑出些少。另行培養起來。就可以得多量的純粹某種細菌。把菌體或菌體分泌出來的毒液。注射到動物身上。那動物就會顯出病狀來。與傳染病的病人一樣。且一種菌有一種病狀各。各不同。這就是細菌引起疾病的鐵證。

最著名的細菌學大家。一身兼有開創與集大成的。便是德國人穀克氏。 Robert-

Koch。他老人家定下三箇原則。證明細菌原蟲是傳染病的病原。(1)傳染病的全經過中。病人身中必有病原體存在。(2)病原體可以培養而得其純粹者。(3)將病原體注入動物體內。該動物必須發同一之病證。

傳染病全愈之後。常於若干年之內不再感染同樣之病。例如天花猩紅熱傷寒等。病過一次之後。往往終身不再感染。白喉全愈後。十年之內不再感染。這因為害傳染病時。身體中生出一種抗毒力。抵抗那種病菌。結果抗毒力戰勝了病菌。病因此全愈。以後若有同樣的病菌侵襲。身體中發生抗毒力格外容易。就不致於發生病

狀了。好比一家人家。受著強盜打劫。如其不至於家破人亡。以後對於防盜方法。當然是特別講究。門戶謹嚴。槍械齊備。倘有不識相的強盜。再去搶他時。那就對不起。只好一個個束手就縛了。這種容易發生抗毒力。或是體內存有抗毒力的性質。叫做「免疫性」。○以上第六號已已三月出版。

中國醫學月刊。係及門丁濟華主辦。強鄙人長期撰稿。乃草此篇。逐期登載。及已已之春。鄙人任上海國醫學院教務。所事甚忙。濟華索稿。不能如期交付。本期止此一篇。且未完篇者。濟華到敝寓取稿。適鄙人外出。遽取書桌上未成之稿付印故也。是時濟華辦雜誌之興致已漸衰。又深知鄙人無暇。不復催索。遂令神龍無尾。戛然而止。今本琰撰次舊稿。將以付鋅。固請續完。乃成下列若干行。時促腸枯。不能如原作之恣肆矣。癸酉八月。淵雷附記。

細菌不過是么麼小物。怎樣能使人發病。甚至發大病。連性命都保不住。這不是細菌自身的力量。乃是他們所產生的「毒素」。大顯神通所致。毒素有包藏於細菌

體內者。稱爲「體內毒」。此種細菌繁殖之際。有多數老菌死滅崩潰。其體內毒乃散出而爲患。另有一種菌。產生毒素。分泌到菌體外面。馬上混入人的血循環裏。播送到全身。發生種種全身症狀。這一種稱爲「體外毒」。又名「分泌毒」。「遊離毒」。「溶解毒」。這一種病菌。不必菌體崩潰。只要菌體棲息於人身中。就能發病。以上種種。都經過確實的試驗。只有未經發見的情形。不可得而知。其已發現的情形。那是千真萬確。更無可疑的地方了。至於毒素的化學分析。至今還是弄不清楚。只知道是一種蛋白質。他的分子極大。（即分子中所含炭輕養淡之原子極多）免疫性的「免疫體」（即發生免疫性之物質）尤其弄不清楚。只知是血清中一種蛋白質。人體或動物體感染了病菌。怎樣的生出免疫體來。免疫體對於細菌及毒素。怎樣的破滅或中和他。研究這種問題的科學。叫做「免疫學」。因爲於細菌學有極密切的連帶關係。往往與細菌學併成一門去研究。細菌學是不錯。是從實驗得來的知識。免疫學卻不然了。因爲免疫體與毒素的交涉。完全是活人體內之事。又渺小得

肉眼望不見。饒你顯微鏡再進步些。也窺察不到免疫狀況。（雖然從試驗管裏可以看到凝集沈澱等反應。）因此。免疫學說就參參差差有了好幾種。不像細菌學的衆口一辭。別無異議。什麼末去尼考甫的食菌細胞說哩。培克禱的助體說哩。歐立克的側鎖說哩。來脫的調理素說哩。紛紛擾擾。各主張各的理由。總歸一句。彼此是臆說罷咧。與古醫書的玄談。簡直相差無幾。不過古人的腦筋。充滿了陰陽五行的觀念。臆測出來。是那麼一回事。那些科學家的腦筋。充滿了細胞阿米白的觀念。臆測出來。便是這麼一回事。至於憑藉固有觀念來臆造學說。古人與科學家。簡直是半斤與八兩。不見得古人特別拙笨。科學家特別聰敏。現在那班負著醫藥革命責任的「新醫」。頭腦非常清楚。對於中醫舊說。因他是憑空臆造。早已攻擊得體無完膚。我們是十二分欽佩的。獨獨談到免疫學。卻把末去尼考甫等的臆說。津津樂道。依樣葫蘆。一字也不敢懷疑更改。推求其故。想必因爲是外國人的學說。便以爲不致錯誤吧。不佞考察我大中華的民族性。有兩句考語。便是一頑固派太迷信冒

牌古聖人趨新派太迷信外國人。」掉兩句文。叫做「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一樣是盲從。一樣是缺乏辨別力判斷力。誰也不能驕傲誰。

但是不佞不承認細菌原蟲爲絕對的病原。並不因爲免疫學說的臆造。實因細菌學的實驗上。自有許多疑竇。使我不十分相信。健康人身上。往往尋得出極危險的病菌。這人如何不病。瘧疾的潛伏期與傳染媒介。亦甚可疑。這些在本編第一卷「答曾毓英君駁」的一篇中。已經說過。這裏省些筆墨。不去複說了。還有一箇十分強項的德國人。吞下一大杯培養的霍亂菌。結果只微微的腹瀉。並不會大發霍亂病。這德國人的姓名與事實。有好幾種書報上載著。不佞記憶力太壞。記不清楚。起草時又當本年分最熱的時候。勉強執筆。汗流浹背。也懶得去翻查。就這樣混了過去吧。……從這些事實上。看細菌分明不能認爲絕對的病原。假使有了細菌一定病。沒有細菌決不病。（指傳染病。）那纔沒有話說。可是讀者諸君休得誤會。不佞並不是不承認細菌。而且承認他是發病的很大原因。不過不承認他是絕對的原

因罷了。怎麼叫絕對。便是「獨一無二」的意思。

中醫向來不知道細菌。人家說給他。他還要強詞奪理的強辯。這一半因爲懶於研究。一半因爲飯碗問題。全是私心用事。不是憑良心說的話。（一部分極頑固的中醫除外。）西醫拿住了這樁把柄。便是消滅中醫的好題目。說中醫不知道細菌。就不配治傳染病。非但不會醫治。而且因爲不知道消毒手續。他那烏黑的長指甲。這箇病人身上摸摸。那箇病人身上撈撈。把病菌帶來帶去。簡直是箇傳染媒介……諸君試想。市面上的疾病。傳染病居其大多數。假使這箇醫生不會對付傳染病。他能對付的病便很有限了。豈非消滅中醫的一種很好策略。西醫既定下這箇策略。於是把病菌格外說得三頭六臂。叫人害怕。在不知者聽了這種話。便以爲細菌以外無疾病。細菌一除。好像可以長生不老似的。這就過了份了。不佞因此要說穿他不是絕對的病原。這是因西醫的過份宣傳而說的。一方面對中醫。卻叫他們補習細菌學。這叫做「與子言言孝。與父言言慈。」看他闕點所在。對症發藥。在不佞是

一片熱心。卻不道兩面不討好。被兩面視如仇敵。這也只好由他們了。

細菌原蟲既不是絕對的病原。那麼。傳染病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呢。要知道人爲萬物之靈。不但智慧來得高超。便是身體的構造。也比別的動物來得複雜而精巧。對於疾病一切害身的事物。天賦的防禦抵抗力。非常之完密。要不然。病菌的種類這樣多。繁殖率又這樣大。依照優勝劣敗的公例。人類早就淘汰淨盡。成爲細菌世界了。人體就因爲有很大的防禦抵抗力。若僅僅遇到一箇發病原因。輕易也病不起來。必須有幾箇原因合夥而來。天賦的防禦抵抗力對付不了時。纔會害成功病。現在西洋人也見到這層道理了。對於傳染病的原因。不復單說病菌了。換一種學說。叫做「三因鼎立」。那三因。卻與陳無擇的「外因內因不內外因」不同。（陳說本只外因指傳染病。）一是病菌。二是氣候。三是人體的抵抗力。病菌果然是緊要。是那一種菌。便發出那一種病來。其餘二因。卻也未可輕視。因爲氣候不適宜於病菌的繁殖時。雖有病菌。也不發病。人體的抵抗力充足時。雖有病菌。也不發病。必須三

箇原因全備時。這病纔害得成功。三因鼎立是西洋的最新學說。現在國內的西醫。顛來倒去只說病菌。是只認識了三分之一。中醫只談六氣七情。六氣便是氣候變化。中間有道理的一部分。其實便是「氣候適宜於某種病菌的繁殖。」七情也能滅殺人體對於病毒的抵抗力。是中醫只認識了比較不重要的三分之二。須得中西合併。纔算完全哩。

講到治療法。西藥的作用副作用。都考究得很明瞭的。除掉六零六九一四之類治療梅毒外。簡直沒有根治病菌之藥。西醫的血清療法。乃是利用動物體天然產生的抗毒力。先設法引起了動物的抗毒力。移用於病人身上。西醫的乏克辛療法與豫防注射。乃是用已死的菌體或細菌毒素。注射到人身上。直接引起人體的抗毒力。總而言之。現在的化學程度。沒有法子造出抗菌抗毒的藥品來。雖然發現了病菌。而沒有對付病菌的方法。還得靠人及動物的天然抵抗力。

至於中藥。因爲中醫向來不知道病菌。當然沒有專治病菌的藥品。也許有實際殺

菌的藥。中醫一向使用。而糊裏糊塗不知道他殺菌。仍認他是祛風清熱等等功效。因爲中醫用藥雖對。而說法往往說到夾層裏。安知他沒有殺菌藥。「習焉而不察」呢。不過這種藥。當然居極少數罷了。至於治療氣候與抵抗力。那是中藥綽乎有餘。而且治傳染病的藥方。多半是減輕病人的苦痛。苦痛減輕了。自然容易產生抵抗力。這話非三言兩句所能說明。不在本篇範圍之內。不佞另有一篇「傳染病須知」約略把他說明了……從這一點看來。中醫醫治傳染病。決不致不如西醫。因爲一樣依賴病人的天然抗毒力。中醫又注意到氣候抵抗力（注意正氣。卽是注意抵抗力）兩箇原因故也。

化學分析及動物試驗不能解決藥性

西醫駁斥中醫的文字。總說是學理上的辯論。不是飯碗上的競爭。不佞不肯以不肖之心待人。很願意承認這話。而且很希望這話是誠實話。可是把他們的話綜括起來。理出箇總結論。好像只是這麼說。

舊醫是荒謬的。叫他們治病。非常危險。必須限日勒令停止營業。舊藥卻不無可取。若用科學方法測準了用法用量。未始不可用作治療。人們都有建設新醫學的義務。你們舊醫雖被勒停營業。還該將各種舊藥的用法經驗。和盤托出。十萬分忠實地供獻給科學家。好讓科學家於化驗分析時。心中有箇大概的方鍼。化驗清楚了。交給我們新醫使用。若使必不得已。未經化驗而施用。那麼。與其讓我們舊醫用。無甯給我們新醫用。因為新醫有科學知識。用起來比較得當些。根據這箇理由。舊醫應把舊藥的用法。直接供獻給我們新醫。這是從學理上得來的結論與辦法。舊醫新醫都義不容辭。換句話說。便是舊醫該把業務歸併給新醫。……一方面。事實上也有中醫偶然用西藥的。西醫又這樣說。

舊醫用新藥。因為不能透澈該藥的用法原理。萬分危險。非嚴厲禁止不可。諸君想吧。新醫不會用舊藥。舊醫須教給他們。舊醫若用新藥。新醫非但不教。還要嚴厲禁止。總而言之。不問新藥舊藥。只該新醫使用。這種主張。雖說是辯論學理。在

旁人看來。似乎總有點競爭飯碗的嫌疑吧。最近有箇中醫學校畢業生。帶了幾箇正在中醫學校讀書的學生。出一種國醫評論。把國醫界的人物著作。批評得半文不值。自己卻沒有什麼新建設。把他出的三冊評論翻遍了。只得到下面幾句話。

我們只能將有經驗的藥方。給科學家去研究。才不負古人傳給我們的苦心。才不負我們應盡的責任。因爲在現在一般國醫的學識看起來。要想探其究竟。是萬萬做不到的。所做到的就是將驗方整理出來給科學家去化驗。聽科學家化驗後的報告。可是將有效驗的靈藥整理出來。也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必須學驗俱富的人。才可担任。……但我們既然是箇國醫。這箇責任。是不能推諉別人身上。只須能夠有學問的人。與有經驗的人合作起來。我想成績必不致於十分惡劣。……

在我箇人以科學整理國醫。非但沒有這箇本領。而且沒有這箇野心。我是準備人家來整理而先事努力剷除虛玄的學理之一個下級勞工。

照此說來。理出中醫的效方。獻給科學家研究。是他們的惟一主張。惟一責任。這些效方什麼時候可以理出。姑且不問他。可是他們的口氣。看得中醫學竟是無可改良。無可挽救。不知道他何以投身做中醫。他的羽黨。又何以在中醫學校裏挨年月。候文憑。這不是明知故犯麼。西醫正想中醫的效方哩。如今竟有這幾位傑出的中醫。也想把效方供獻出去。這秋波送得真道地。我想西醫或者會公送他一箇博士頭銜。特許他無條件掛起新醫招牌來哩。

如今假定他們的計畫實行了。舊醫一箇箇袖手停業。恭候科學家的化驗報告了。國醫評論的主編先生。或是他的同志。居然把效方整理出供獻出了。我們想想。那時的情形怎樣。草木有機體的分析。可不是隨便玩得成的。往往經年累月。分析不出一味藥品。德國人化驗中藥。已經實行了好幾年了。請問業已分析明白的究有幾味。就算有了國醫評論主編先生的整理供獻。科學家格外興奮。格外容易著手。一年化成功一味。那麼。中醫常用的藥。約莫有三百餘味。一一化完。至少要等候三

百年。而且中醫的治效。往往不在單味的藥。而在多味的方。多味配合的作用。與單味各奏各效。是否相同。尙是問題。中藥的煎煮。溫度並不甚高。依理不能使有機體起分解化合作用。但中藥之所謂「十八反」者。絕對不能同用。中醫牢牢守著規矩。任何人不敢破例嘗試。或者十八反中的幾味藥相遇時。有極劇烈的化學作用。也未可知。十八反中。甘遂反甘草。二者不得同用。但是金匱要略裏有箇甘遂半夏湯。偏生有甘草。不過煎煮法來得特別。不像尋常那樣一鍋子混煮。吉益東洞的女婿。不守成規。混煮了給病人吃。出了亂子。吃他丈人很很教訓了一頓。這樣看來。複方的配合。也須加以化驗。僅僅化驗單味藥。還是不能應用。中醫的效方。約莫有七八百首。假定一年化驗成一首。至少又要等候七八百年。併化驗單味的三百年。總共須一千年後。方能使用中醫的效方。

中藥不經化驗。憑舊醫們依照經驗混用。也有許多新醫醫不好的病人。吃舊醫醫好了。雖不能著手成春。卻也減少了不少枉死鬼。如今因爲等候化驗。一千年中不

許吃中藥。這一千年中。凡是西醫醫不好的病人。再也沒有嘗試中醫的機會。老實只好聽死。請問新醫的化驗計畫。究竟是有利是有弊。

上面說一千年化驗清楚。還是太看重化學哩。其實。草木的性效。吃了後如何分解。化合以顯作用。現在的化學程度。相差尙遠。休想有圓滿的答案。不要說吃藥醫病。便是吃大米飯。醫肚子餓。化學家只知道炭水化物。脂肪。蛋白質。只知道幾種重要消化液的大概功用。近年約略知道幾種維他命。幾種內分泌。十分之七八還是模糊糊。已經是驚人的成績了。如今要把藥品與服藥後的消化過程弄清楚。只怕一千年還是不夠。這樣說來。要等候中藥化驗明白。簡直是理想中的烏托邦。不知幾千萬年才能實現。

退一步說。就算一千年後化驗清楚了。那時你想使用中藥。哼。對不起。只怕踏破鐵鞋無覓處了。請問一千年沒有主顧。那些藥材行。飲片鋪。還維持得住麼。那些采藥製藥的人。以至於他的兒子。孫子。曾孫。玄孫。幾十代灰孫。不要老早改業麼。那些種

藥的農圃。不要改種別的有銷路的東西麼。那時的中藥。已成歷史上「一箇名詞」。那裏還找得到。給你使用。這樣說來。新醫的化驗舊藥計畫。簡直是日本人的「親韓」。「親滿」。無非是消滅的代名詞而已。國醫評論的主編先生。想必頭腦過於清楚了。才肯挺身任整理供獻之責。

不佞的主張。中藥未嘗不可化驗。但不必摒棄了經驗用法。老等化驗報告。中醫也自然要改造。但改造方法。不必像上海馬路旁的改造房屋。拆成白地。重新打樁立柱。只須慢慢逐部抽添。一面照舊法使用。一面只管讓科學家化驗。化驗出多少。隨時拉入應用。豈不是好。現在大部分中醫。果然全沒有化學知識。不能應用化驗報告。但化驗不是短時間的事。以後的中醫。自然隨著潮流。進進學校。玩玩理化。自然會得化驗報告。若使停止經驗用法。專等化驗。那就好比「放掉手中的雀兒。希圖空中的鷹兒」。鷹兒未必捉得著。雀兒早已逃跑了。

至於動物試驗。那更靠不住了。狗吃了木鼈子會送命。貓吃了薄荷會醉倒。若把動

物身上的藥效。應用到人身上。豈不要鬧大笑話。要知道中藥是人體上試驗下來的。功效當然比動物試驗得來的準確得多。本篇上文已說過了。「中藥之起源是單方。單方多係病人自己發明。」近來首都國醫界。因爲不樂意不佞參加中央國醫館的整理工作。特地在日報上闢一欄醫刊。直接間接攻擊不佞的學說。有一人竟這樣說。「中醫學先有了五運六氣等基本學說。然後由此發明藥效。藥效決不是碰彩般得來。」說這話的人。自然是僞黃帝僞岐伯的忠實信徒。生成的鐵皮腦子。灌不進辨別是非的思想。不過他讀的書。也實在太簡陋。想必是素靈類纂藥性賦這一類東西吧。若讀過堂堂皇皇的本草。也不致於如此糊塗了。本草怎麼說。名醫別錄序例云。「蘊皮散血。起自庖人。牽牛逐水。近出野老。」證類本草蘊實下引陶隱居云。「宋帝時太官作血蝟。庖人削蘊皮。誤落血中。遂皆散不凝。醫乃用蘊療血。多效也。」又牽牛子下引陶隱居云。「比來服之。以療脚滿氣急。得小便利。無不差。此藥始出田野人牽牛易藥。故以名之。」這正是偶然碰彩而發明藥效的事實。

本草中明明載著。本草綱目也引入。證類本草是不十分通行的古書。雖有刻本。不能隨便買到。普通市醫。往往連名目都不知道。這也罷了。本草綱目是最通行的書。石印鉛版。充斥坊間。做了箇中醫。而且伸頭墊腿。在醫刊裏發表文字。難道連本草綱目都沒有見過麼。真正羞死人。不過越是淺薄的人。越不知天地有多大。以爲學問不過是這麼一回事。所以越要胡說八道。真所謂「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這是世間一般的情形。中醫界不過加箇「尤」字罷了。

單方藥效。由人類的本能。偶然碰彩。絡續發明出來。發明的人。並不是什麼醫學家。藥學家。醫生搜羅了這些藥效。不知怎樣配合成方。在病人身上一次次實地試驗下來。經過千百年。纔成立了中醫的湯液一派。如今說病人身上試驗下來的作不得準。須從動物身上從新試驗過。然後把來應用。豈不像俗語所謂「放了馬步行。」真是大開倒車。倒行而逆施了。用動物試驗藥效。也未嘗不可以。不過是研究的一種方法。若使廢棄了中醫。消滅了能用中藥的人。眼巴巴望動物試驗的結果來應

用。那就成了呆鳥的行爲了。

化學分析。現在的程度還不夠。動物試驗。結果又不免隔閡。要靠此二事來解決醫藥問題。是迂闊而不可能的。不佞是箇中醫。主張中醫自己用力。把許多古方下一番體驗辨別的工夫。那幾首是真有效的。那幾首是空吹牛皮。並無實效的。有效的中間。再要分辨出怎樣的證候必須用。怎樣的證候可以用。怎樣的證候絕對不可用。這些都要從臨床治病上體驗。若能破除守祕的惡習。聯合若干同志。互相報告。互相體驗研究。那就進步更速了。至於化學分析動物試驗。不妨聽那些科學家去玩。高興時也不妨自己玩玩。所得的結果。與經驗上的用法參合起來。逐漸改良抽換。這是第一步工作。把效方與證候確定了。再從病理及化學上研究其所以然。這是第二步工作。並不驚師動衆。並不打破舊醫的飯碗。而使醫學日進於光明之途。似乎是再妥當沒有的辦法了。打破人家飯碗是極危險的事。會生出種種風波花樣。出於意料之外。叫你對付不了。所以不佞還是做箇前任黎大總統。「有飯大家

吃」的好。

中醫學不必要求列入學校系統也不必向政府要求補助金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周。故達。」這是儒家的見解。「不見可欲。使心不亂。」這是道家的脩養方法。佛家是更其堅苦了。做了比丘比丘尼。絕對不許營生產。不許有積蓄。沿門托鉢。以充衣食……儒家的見解。是說貧賤生活中。磨鍊得人才。佛道的方法。是絕對不把富貴慾望。去擾動他的心靈。根本道理是一樣。不過儒家是世間法。道家是出世間法。——老子道德經。大半人情透達。其處世似乎老奸巨猾。乃極陰深的世間法。莊子卻是出世間法。——佛家是出世間法。故其方法稍有不同耳。

從事實上統計。貧賤出身的青年。經過多少艱難困苦。除卻資質極笨之外。多數能有成就。富貴出身的大少爺。吃得好。穿得好。多數成爲繡花枕。中看不中用。不佞主張中醫不仰仗政府。便是希望中醫做貧苦子弟。勿做大少爺。中醫的病根。是不圖

上進。苟且偷安。自誇自大。不給他些困難。休想他能振作。一旦有了政府扶助。尤其使他們晏安鳩毒。走入死路裏去。不佞這箇主張。叫做「置之死地而後生」呀。中央國醫館開籌備大會時。主席團依次指名叫人上臺演說。不知怎的叫到陸淵雷。不佞便爬上臺去。說下面一番話。

不佞頃間從旅館到此間會場。走過一片很空闊的曠地。荒涼得怕人。那地方便是滿清時代駐防營的舊址。說起駐防營。真是令人感慨係之。不勝今昔之感。那時這地方住下整千萬旗民。我們漢人走過時。須豫備一片忍辱功夫才行。因爲那些旗民。會無端踢你一腿。吐你一臉唾沫。或是三五成羣。把你前拖後曳。看你裁劬斗取笑。你若有些拳脚工夫。實行自衛。同他們抵抗時。明天便有將軍出場。向制臺辦交涉。制臺便要找到你。專制時代的平民。一旦給制臺大人親自拘拿。嚇都嚇脫半條命了。所以那時候的旗民。真是天之驕子。比享有領事裁判權的外國人。更要強硬。更要橫行。卻不道現在煙銷雲散。只賸一片白地。

怎麼叫駐防。駐札在這箇地方。防止你們漢人的反動革命。清朝的制度。旗民便是軍隊。從呱呱墮地時。便有一份很豐厚的口糧。一直吃到死。雖然也許讀書應考。也許做生意買賣。但若不做這些行業時。衣食住的問題。也不須憂慮。說句上海話。「何等寫意。」

吃了糧。當了兵。自然要下操場操練。起初呢。馳馬彎弓。倒也煞是勁旅。後來承平日久。操練便懈怠下來。只顧唱唱戲。逛逛胡同。還有一般少年旗人。辮子梳得精光雪滑。臉上脂粉。雪白鮮紅噴香。走起路來。屁股扭呀扭的。比梅蘭芳上了臺。更來得動人憐愛。別有一般落拓的。遍身白蟲。衣服的色彩。宛像舊式薙髮鋪裏的括刀布。冬天上街。縮頭縮頸。兩手藏在插袋裏。死也不肯伸出。走過大餅鋪。買大餅吃。叫店夥自行向口袋裏摸錢。他卻低頭啣起一塊大餅。一路嚼吃。一路揚長而去。始終不會動手。這些情形。都是有駐防地方的人常常見到。把來告訴不佞的。旗民弄得如此下流。如此懶惰。要叫他們上陣殺敵。那裏能夠。所以洪楊之役。

駐防營的戰績。已一點沒有了。到了民國革命。尤其腐敗。那時南京將軍鐵良。很想振作。下令每日操練。詎柰那些八旗子弟。吃不起上操的苦。竟有逃亡溜走的。比及革命軍到。只有漢人與漢人打幾仗。駐防營是只有望風奔潰。土崩瓦解的分兒。那時南京土著。撇著平時的一肚子積怨。乘紛亂時候。一見旗民便砍殺。旗民方言。讀「六」如「流」。平時「五流七八」。一口京腔。很足以擺威闊。到此卻大受京腔之累。城門口列有稽查兵。有出城的。一聲命令。「數下去。」旗人便「一二三四五流。」流字纔出口。可憐腦袋已被砍落地。其幸而逃出的。農工商賈。百無一能。口糧是再也吃不到了。就得挨飢挨冷。民國政府五族平等。也曾顧念到旗民生計問題。可是革了二十年的命。政府愈弄愈窮。也就心有餘而力不足。至今旗民成爲五族中最飢寒的一族。這都是滿清政府養得他們太優厚了。愛他們適所以害他們也。

今天是中央國醫館的籌備大會。主席叫我演說。我不說國醫。卻大說其八旗駐

防。諸君要斥責我文不對題了。我就言歸正傳。我們國醫數千年來。政府不聞不問。同業中也沒有什麼聯絡與研究。記得幾首套方。憑三寸不爛之舌。說得病家中聽。尋上門來。便是買賣。那時醫生只是醫生。沒有什麼國醫西醫的競爭。儘管暮氣沈沈。那仰事俯畜。卻也富足有餘。不須憂慮。海禁一開。漸漸來了西醫。變法一起。又漸漸有本國人的西醫。於是漸漸有營業的競爭。有學理的辯論。馴至於有廢止銷滅的趨勢。國醫一次次受了刺激。也漸漸結起會來。出起雜志來。開起學校來。最近的衛生會議。給我們極大的刺激。便引起我們極大的努力。電報打了無數。呈文遞了無數。代表推舉了無數。奔走呼籲。費九牛二虎之力。團結成這箇中央國醫館。好容易今天總算是籌備完竣了。這樣說來。西醫的種種攻擊擠排。倒是我們國醫的強心鍼。興奮劑。攻擊愈烈。國醫的努力愈甚。說不定從此洗除暮氣。壁壘一新。我們倒要感謝西醫的攻擊哩。

我們今天到會諸同業。多數欣欣然面有喜色。甚則帶些趾高氣揚的態度。一國

醫館成立。政府做靠山。西醫其柰我何。」諸同業若果真存了這箇心。我卻有點擔憂。國醫館是引導我們整理改良。不是做我們保險公司。國醫館成立之日。便是我們努力學術開始之日。不是要求保障成功之日。我們若不努力學術。而靠國醫館之保障。遑論國醫館不能保障。即使真能保障。保障得十分完密。像滿清保障旗民一樣。那麼。我們依賴苟安的老脾氣。充分發展出來。不出百年。也像現在的駐防營一樣。所謂中醫學者。只賸一片白地。給過往行人憑弔而已。若是這樣。國醫館成立之日。便是國醫宣告死刑之日。不佞的憂慮在此。話說得太直了。不大中聽。這是要諸君原諒的。——按那日本不豫備演說。並無腹稿。演說後亦未留稿。如今事隔二年餘。追記出來。當然與當時說詞稍有出入。然大段故是如此。讀我書者。或有當日同在會場之人。諒能恍惚憶之。

這便是不佞不主張仰仗政府的理由。依不佞的主意。連國醫館也無須有。不過演說時若說這話。未免太煞風景。給許多熱心護衛中醫的偉人以難堪。只得這樣適

可而止了。——在多數人。已覺演詞太不討趣了。——如今再補充幾箇理由如下。不佞向做教員。努力做箇好教員。但是好教員。在經費不甚充足的私立學校做得。在國立或公立學校。簡直做不得。私立學校希望學生多。收學費來挹注。好教員能吸收學生。學校當局也歡迎。至於國立公立學校。經費不出在學生身上。學生的多少。學校當局絕不放在心上。教員若得了學生的讚美。自有一班劣等教員妒忌你。會結了黨對付你。這是十年前不佞身受的苦楚。現在的學校或者不致如此。但人情不會大變。經費無憂了。便是偷安的禍根。

不佞所經歷的中醫學校。不過稍有盈餘。教職員的競爭已非常利害。學術問題。早已拋諸腦後。若加入學校系統。或政府有了補助金。那競爭不知到何地步呢。國醫館與國醫分館。不過空名目。並無實權實利。那些競爭館長理事的。已極盡縱橫捭闔之能事。笑話百出。若有國立的中醫校。只怕校門未開。官司已打到天邊了。

人才大概分二種。一種事務的。很能活動。而學問道德不能完善。一種學術的。很有

見識。卻不會活動。有時且大發書。獸脾氣。碰頂子。攢紗帽。無所不爲。若要成事。須學術人才指揮監督事務人才。方能走上軌道。但一種公立機關。或一宗公款出來。事務人才腳長手快。早已攞在手中。學術人才總究挨不上。結果事務人才橫行起來。可以大丟其臉。把中醫送終斷氣。

說到整理改進。便有一大羣中醫出來反對阻撓。探其本心。不過整理改進以後。他的立談失其效用。所以亟思保存。不願改進。這仍是權利問題。不是學術問題。真正爲學術者。不爲利起。不爲害止。不如聽憑政府把中醫廢棄了。那些權利家自然改業他圖。不復過問。然後學術家從新創造出來。不致再有阻力。

這不仰仗政府的主張。驟看似乎太奇怪。但不佞籌之已熟。政府的助力。實在是害多利少。近來所遇國醫館的情形。尤其使吾自認此主張爲不錯。茫茫學海。不知有人表同情否。——廿二年八月廿二傍晚匆匆草完。淵雷附記。

陸氏論醫集卷三